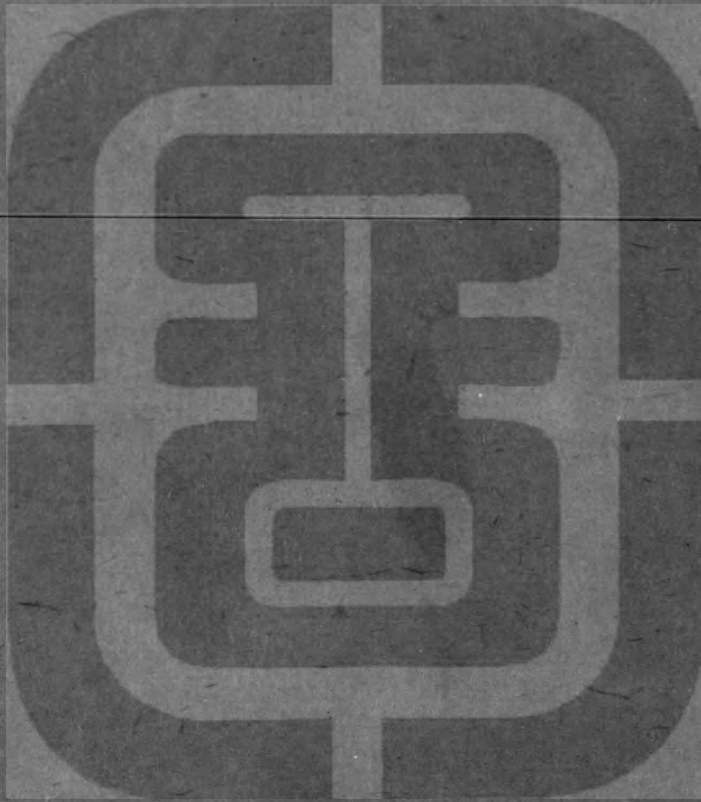


列傳 死國 死虐 技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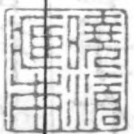
續後漢書

卷七十之七二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中

元郝經撰



列傳第六十七中

死國

魏

夏侯元

李豐張緝

豐弟翼許允

劉陶

王經王凌

令狐

愚

單固

母丘儉

子甸

大目

諸葛誕

文欽

子騫欽

唐咨

夏侯元字泰初征南大將軍尚之子也少知名弱冠為散

騎黃門侍郎嘗進見與后弟毛曾竝坐元恥之怒形於色

曹叡恨之左遷為羽林監正始初曹爽輔政元爽之姑子

也累遷散騎常侍中護軍元名知人拔用武官參戟牙門無非俊傑多牧典州郡立法創制皆爲世則太傅司馬懿問以時事元議以爲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于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敘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敘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勢馳騫之路開下踰其敘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機權多門是紛亂之原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以來謹案陳志有年載矣緬緬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敘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倫輩倫輩當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於家門豈不忠恪於在官乎仁

恕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爲政乎義斷行於鄉黨豈不堪於事任乎三者之類取于中正雖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煥然明別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否眾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相考莫究於此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臣宰失位眾人驅駭欲風俗清靜其可得乎天臺縣遠眾所絕意所得至者更在側近孰不修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則脩己家門者已不如自達於鄉黨矣自達鄉黨者已不如自求之於州邦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飾真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帥其分官長則

續後漢書卷之十一
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惟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如其所簡。或有參錯。則其責負自在。有司官長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又以為古之建官。所以濟育羣生。統理民物也。故為之君長以司牧之。司牧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專則職業修。而事不煩。夫事簡業修。上下相安。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先王建萬國。雖其詳未可得。而究然分疆畫界。各守土境。則非重累羈絆之體也。下考殷周

五等之敘。徒有大小貴賤之差。亦無君官臣民而有二統。互相牽制者也。夫官統不一。則職業不修。職業不修。則事何得而簡。事之不簡。則民何得而靜。民之不靜。則邪惡並興。而姦偽滋長矣。先王達其如此。專其職司。而一其統業。始自秦世。不師聖道。私以御職。姦以待下。懼宰官之不修。立監牧以董之。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宰牧相累。監察相司。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其緒。莫能匡改。魏室之隆。日不暇及。五等之典。雖難卒復。可麤立儀準。以一治制。今之長吏。皆君吏民。橫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郡所攝。惟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為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刺史職存。則監察不廢。郡吏萬數。還親農業。以省煩費。豐財殖

穀一也大縣之才皆堪郡守是非之訟每生意異順從則安直已則爭夫和羹之美在于合異上下之益在能相濟順從乃安此琴瑟一聲也蕩而除之則官省事簡二也又幹郡之吏職監諸縣營護黨親鄉邑舊故如有不副而因公掣頓民之困弊咎生于此若皆并合則亂原自塞三也今承衰弊民人彫落賢才鮮少任事者寡郡縣良吏往往非一郡受縣成其劇在下而吏之上選郡當先足此爲親民之吏專得底下吏者民命而常頑鄙今如并之吏多選清良者造職大化宣流民物獲寧四也制使萬戶之縣名之郡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戶以下令長如故自長以上考課遷用轉以能升所牧亦增此進才效功之序也若

經制一定則官才有次治功齊明五也若省郡守縣皆徑達事不擁隔官無留滯三代之風雖未可必簡一之化庶幾可致便民省費在于此矣又以爲文質之更用猶四時之迭興也王者體天理物必因弊而濟通之時彌質則文之以禮時泰侈則救之以質今承百王之末秦漢餘流世俗彌文宜大改之以易民望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從大將軍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綺紈素金銀飾鏤之物自是以下雜綵之服通于賤人雖上下等級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元黃之綵已得通於下矣欲使市不鬻華麗之色商不通難得之貨工不作雕刻之物不可得也是故宜大理其本準度古法文質之宜取其中則以爲

禮度車輿服章皆從質樸禁除末俗華麗之事使幹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復有錦綺之飾無兼采之服纖巧之物自上以下至於樸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之覺若夫功德之賜上恩所特加皆表之有司然後服用之夫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樸素之教興於本朝則彌侈之心自消於下矣懿報書曰審官擇人除重官改服制皆大善禮鄉閭本行朝廷考事大指如所示而中間一相承習卒不能改秦時無刺史但有郡守長吏漢家雖有刺史奉六條而已故刺史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吏不成臣其後轉更爲官司耳昔賈誼亦患服制漢文雖身服弋絺猶不能使上下如意恐此三事當待賢能然後了耳元又

書曰漢文雖身衣弋絺而不革正法度內外有僭擬之服寵臣受無限之賜由是觀之似指立在身之名非篤齊治制之意也今公侯命世作宰追蹤上古將隆至治抑末正本若制定於上則化行於眾矣夫當宜改之時畱殷勤之心令發之日下之應也猶響尋聲耳猶垂謙謙曰待賢能此伊周不正殷姬之典也竊未喻焉頃之爲征西將軍假

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

原注魏略元既遷司馬景王代爲護軍護軍總統諸將任主武官選

舉前後當此官者不能止貨賂故蔣濟爲護軍時有謠言欲求牙門當行千匹百人督五百匹宜王與濟善聞以問濟濟無以解之因戲曰洛中市買一錢不足則不行遂相對歡笑元代濟故不能止絕人事及景王之代元整頓法令人莫與曹爽共興駱谷之役時人譏之爽誅徵元爲大

鴻臚數年徙太常元以爽抑屈內不得意中書令李豐雖

宿爲大將軍司馬師所親待然私心在元遂結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謀欲以元輔政豐既內握權柄子尙公主又與緝俱馮翊人故緝信之豐陰令弟兗州刺史翼求入朝欲使將兵入并力起會翼求朝不聽嘉平六年二月當拜貴人豐等欲因御臨軒諸門有陛兵誅師以元代之以緝爲驃騎將軍豐密語黃門監蘇鑠永寧署令樂敦元從僕射劉賢等曰卿諸人居內多不法大將軍嚴毅累以爲言張當可以爲誠鑠等皆許以從命師微聞其謀請豐相見以詰豐不以實告卽殺之事下有司收元緝鑠敦賢等送廷尉元不肯下辭廷尉鍾毓自臨治元元正色責毓曰吾當何辭卿爲令史責人也卿便爲吾作毓以其名士節高

不可屈而獄當竟夜爲作辭令與事相附流涕以示元元視領之而已毓弟會年少於元慕元而不與交是日於毓坐狎元元正色曰士季何相逼如此耶會慙懼而退毓奏豐等謀迫脅至尊擅誅冢宰大逆無道請論如法於是會公卿朝臣廷尉議咸以爲豐等各受殊寵典綜機密緝承外戚椒房之尊元備世臣竝居列位而包藏禍心構圖凶逆交關闔豎授以姦計畏憚天威不敢顯謀乃欲要君脅上肆其詐虐謀誅良輔擅相建立將以傾覆京室顛危社稷毓所上謹案陳志作所正皆如科律報毓施行詔書齊長公主先帝遺愛勾其三子死命於是豐元緝敦賢等皆夷三族其餘親屬徙樂浪郡元格量宏濟臨斬東市顏色不變

舉動自若時年四十六正元中紹功臣世封尚從孫本為
 昌陵亭侯邑三百戶以奉尚後初夏侯霸之奔漢也呼元
 欲與之俱元曰吾豈苟存自為匹虜乎遂還雒司馬懿卒
 許允謂元曰無復憂矣元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
 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元嘗著樂毅
 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為世所重元初被收衛將
 軍司馬昭流涕請之師曰卿忌會趙司空葬乎先是司空
 趙儼卒師昭兄弟會葬賓客以百數元後至賓客咸越席
 而迎師由是惡之竟誅元原注裴松之曰曹爽以正始五
 十年爽誅滅後方還洛爾案少帝紀司空趙儼以六年入
 元則無由得會儼葬若云元入朝紀傳又無其事斯近妄
 不實元以五年入朝史李豐字安國衛尉義之子也年
 或不書未可必為妄也

十七八在鄴下名為清白識別人物海內翕然稱之後以
 父任從軍在許昌聲稱日隆其父不悅敕使閉門斷客初
 曹叡在東宮豐為文學及即位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
 名士為誰降人云聞有李安國者是時豐為黃門郎叡問
 左右安國所在左右以豐對叡曰豐名乃被於吳越邪後
 轉騎都尉給事中叡卒為永寧太僕正始中遷侍中尚書
 僕射豐在臺省常多託疾時臺制疾滿百日當解祿豐疾
 未滿輒暫起已復臥如是數歲豐子韜選尚齊長公主豐
 弟翼及偉竝歷郡守豐嘗於眾中顯誠二弟言何用榮位
 為及司馬懿久病曹爽專政豐依違二公間無有適莫故
 或諷之曰曹爽之勢熱如湯太傅父子冷如漿李豐兄弟

如游光以爲豐雖外示清淨而內圖事有似於遊光也及懿誅爽住車闕下與豐相聞豐怖遽氣索足委地不能起嘉平四年懿卒後中書令闕大將軍司馬師諮問朝臣誰可補者或舉豐遂奏用之豐爲中書二歲曹芳每獨召豐與語不知所說師疑其議已請豐相見以詰豐豐不以實告師怒欲誅之太常夏侯元素貴以爽故廢黜居常怏怏后父光祿大夫張緝以東莞太守召爲后家亦不得意豐自以身處機密爲芳知遇子韜又以列侯給事中尙主有內外之重而疑於師心不自安密謂韜曰元旣爲海內重人加以當大任年時方壯而永見廢又親曹爽外弟於大將軍有嫌張緝有才用棄兵馬大郡還坐家巷各不得志

欲使汝以密計告之緝嘗病創臥豐遣韜省病韜屏人語緝曰韜尙主父子在機近大將軍秉事常不見信太常亦懷深憂君侯雖有后父之尊安危未可知皆與韜家同慮者也韜父欲與君侯謀之緝默然良久曰同舟之難吾焉所逃此大事不捷卽禍及宗矣韜於是往報豐密語黃門監蘇鑠等鑠等荅豐惟君侯計豐曰今拜貴人諸營兵皆屯門陛下臨軒因此便共迫脅將羣寮人兵就誅大將軍以太常輔政卿等當共密白此意鑠曰陛下儻不從人奈何豐曰事有權宜若不信聽當劫將去爾寧有不從鑠等許諾豐曰此族滅事卿等密之事成卿等皆當封侯常侍也豐復密以告元緝緝遣子邈與豐相結豐遣子韜以謀

報元元曰宜詳之爾而不以告也師聞豐謀舍人王蒙請以師命名豐豐若無備情屈勢迫必來若不來蒙一人足子登凌雲臺臺上有三千人立仗鳴鼓會眾如此蒙所不及也師乃遣蒙以車迎之豐見劫迫隨蒙而至師責豐豐知禍及正色曰卿父子懷姦將傾社稷惜吾力劣不能相擒滅耳師怒使勇士以刀環築殺之夜送尸付廷尉廷尉鍾毓不受曰非法官所治也以其狀告且救之乃受韜以尚主賜死獄中曹芳怒將問豐死故太后懼呼芳入乃止師遣使收翼翼妻散騎常侍荀廙姊也謂翼曰中書事發可及未至赴吳何爲坐取死亾左右可共同赴水火者誰

翼思未荅妻曰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去亦不免翼曰二兒小吾不去今但從坐身死二兒必免果如翼言豐歷仕二朝不植生產仰廩祿而已韜雖尚主豐常約敕不得有所侵取得賜錢帛輒散施親族及賜宮人多與子弟而豐皆以與諸外孫死後有司籍其家家無餘積初李義與尚書僕射杜畿及東安太守郭智善智子冲有內實而無外觀州里弗稱也冲嘗與豐俱見畿既退畿歎曰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爲不死矣其子足繼其業時人皆以畿爲誤及豐死冲爲代郡太守始以畿爲知人張緝字敬仲涼州刺史既之子也太和中爲溫令有治能漢丞相亮出隴右緝上便宜詔以問中書令孫資資以

續後漢書卷之十一
四九六
爲有籌略遂詔拜騎都尉遣參征蜀軍事入爲尙書郎以
名父子爲曹叡所識且以其才能多所堪任呼相工相之
相者曰不過二千石叡曰何材如是而位止二千石乎久
之出爲東莞太守嘉平中女爲曹芳后徵拜光祿大夫位
特進妻向封安城鄉君緝性傾巧吝於財而矜於勢一旦
以女徵去郡還坐里舍悒悒躁擾數陳吳蜀形勢又嘗對
司馬師料諸葛恪雖幸勝見誅不久師問其故緝曰威震
其主功蓋一國欲不死得乎及恪從合肥還吳果殺之師
謂人曰諸葛恪多輩爾近張敬仲縣論恪以爲必見殺今
果然如此敬仲之智爲勝恪也緝與李豐同郡通家又居
相近俱不得志乃謀廢師豐敗遂收緝送廷尉賜死獄中

許允字士宗高陽人父據歷典農校尉郡守允少與同郡
崔贊俱發名於冀州曹叡時皆入爲尙書選曹郎與陳國
袁侃同坐職事皆收送獄詔旨嚴切當有死者謹案志注
此下有正

直者爲
重五字允謂侃曰卿功臣子法應入議不憂死也侃知其
指乃爲受重允刑竟謹案志注此下
有復吏二字出爲郡守稍遷爲侍

中尙書中領軍允與夏侯元李豐親善聞豐等被收欲往
見司馬師已出門回遑不定中道還取袴豐等已收師聞
允前遽怪之曰我自收豐等不知士大夫何爲怱怱也是
時朝廷怱遽者多而眾人咸以爲意在允也先是有詐作
尺一詔書以元爲大將軍允爲太尉共錄尙書事有何人
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馳去允卽投

書燒之不以呈師豐等既誅欲因誅允會鎮北將軍劉靜
 卒以允代靜已受節傳出止外舍師與允書曰鎮北雖少
 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著
 繡畫行也允心甚悅與臺中相聞欲易其鼓吹旌旗其兄
 子素頗聞允見嫌戒允但當趣行允曰卿俗士不解我以
 榮國爾固求之曹芳以允當出乃詔會羣臣羣臣皆集芳
 特引允以自近允前為侍中顧當與芳別涕泣歔歔會罷
 詔促允令去會有司奏允前擅以廚錢穀乞諸俳及其官
 屬遂收送廷尉考問竟減死徒樂浪妻子不得自隨道死
 崔贊常以處世太盛戒允允不從故及原注魏氏春秋允
 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日印雖始成而已被辱問送印
 者果懷之而墮于廁相印書曰相印法本出陳長文長文

以語韋仲將印工場利從仲將受法以語許士宗利以法
 術占吉凶十可中八九仲將問長文從誰得法長文曰本
 出漢世有相印相笏經又有鷹經牛經馬經印工宗養以法語程申伯是故有一十二家相法二子奇猛
 奇字子泰猛字子豹竝有才學晉武帝將有事于太廟奇
 為太常丞朝議以奇父受誅不宜接近左右請出為外官
 帝追述允之宿望稱奇之才擢為祠部郎元康中為司隸
 校尉幽州刺史猛尤儒雅亦宦達於晉云劉陶字季冶淮
 南人謹案魏志陶曄少子喜論縱橫曹爽當國為選部郎鄧颺之徒
 稱之以為伊呂陶亦自負謂夏侯元曰仲尼不聖何以知
 其然智者圖國天下羣愚如弄一丸於掌中而不能得天
 下安得為聖元以其言狂誕不復詳難謂之曰天下之勢
 變無常也今見卿窮爽敗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母丘

儉之舉兵也。司馬師以問陶陶，荅依違。師怒曰：「卿平生與吾論天下事，至於今日而更不盡乎？」乃出爲平原太守，追殺之。晉書陶陶天下事 王經字彥偉，清河人也。初爲江夏太守，大將軍曹爽附絹二千匹。謹案志注作二十四匹 令交市於吳。經不發書，棄官歸。母問歸狀，經以故對。母以經典兵馬而擅去，對送吏杖五十。爽聞不復罪，經稍遷。司隸校尉甘露中爲尙書曹髦，以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沈、散騎常侍王業及經，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等自出討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爲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爲之致死，不顧逆順之

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耶？禍殆不測，宜見重詳。髦乃出懷中黃素，詔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懼？況不必死耶？於是入白郭太后。沈業奔走告昭，呼經欲與俱。經不從。髦遂率僮僕出討。昭賈充令成濟弑髦。昭以經不告己而從，髦收經及家付廷尉。經謝其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與母并就誅。經之爲司隸校尉，辟河內向雄爲都官從事。至是，雄哭之哀動一市。與故吏皇甫晏共收葬焉。初，經爲二州刺史，母謂經曰：「汝田家子，今仕至二千石，物太過，不祥，可以止矣。」經不能從。故及晉泰始元年，詔曰：「故尙書王經雖身

陷法碎然守志可嘉門戶堙沒意常愍之其以經孫為郎
 中議曰嗚呼元以重名高節表儀共世其言議規格淡見治
 體藹然有大臣之風翹翹者易摧皜皜者易汙挺特正大
 曠無單複焉能出大盜之城府哉觀對許允之言則以身
 死國前定久矣蹈白刃而不懼臨死生之際而不亂生平
 所養至此乃見壯哉乎天下之至勇也魏之王侯久自禁
 錮爽夷而元誅諸曹夏侯又復單斃自是而魏亾矣豐翼
 諸人智微力少闇于大義忽忽舉事陷元於死族滅身夷
 死不償責矣君死社稷臣死於君王經有焉
 王凌字彥雲司徒允從子也允誅董卓卓將李傕郭汜等

為卓報仇入長安殺允盡害其家凌及兄晨年少踰城得
 脫亾命歸故里天子東還凌舉孝廉為發干長遇事髡刑
 五歲當道埽除曹操車過問此何徒左右以凌狀對操曰
 此子師兄子也所坐亦公爾於是選為驍騎主簿稍遷至
 中山太守所在有稱操辟為丞相掾屬曹丕立拜散騎常
 侍出為兗州刺史與張遼等至廣陵討孫權臨江夜大風
 吳將呂範等船漂至北岸凌與諸將逆擊捕斬首虜獲舟
 船有功封宜城亭侯謹案陳志作宜成亭侯通志作宜城與此合加建武將軍
 轉任青州是時海濱乘喪亂之後法度未整凌布政施教
 賞善罰惡甚有綱紀百姓稱之後從曹休伐吳與吳師遇
 于夾石休軍失利凌力戰決圍休得免難徒為揚豫州刺

史旌先賢之後求未顯之士各有條教意義甚美咸得軍民歡心初凌與司馬朗賈逵友善及臨兗豫繼其名跡正始初爲征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二年吳大將全琮數萬眾至芍陂凌率諸軍逆拒爭塘力戰連日琮退走進封南鄉侯邑千三百五十戶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是時外甥令狐愚以才能爲兗州刺史屯平阿舅甥竝典兵專淮南之重凌就遷爲司空司馬懿旣誅曹爽進凌爲太尉假節鉞凌愚密協計謂司馬懿專政齊王芳不任天位楚王彪長而才欲誅懿廢芳而立彪都許昌嘉平元年九月愚遣將張式至白馬與彪相問往來凌又遣舍人勞精詣雒陽語子廣廣言凡舉大事應本人情曹爽以驕奢失

民何平叔虛而不治丁畢桓鄧雖竝爲宿望皆專競於世變易朝典政令數改所存雖高而事不下接民習于舊眾莫之從故雖勢傾四海聲振天下同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今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廣樹勝己修先朝之政令副眾心之所欲爽之所以爲惡者彼莫不畢改謹案志注夙夜匪懈以恤民爲先父子兄弟竝握兵要未易亾也凌不從十一月愚復遣式詣彪未還會愚病死二年熒惑守南斗凌謂斗中有星當有暴貴者聞東平浩詳知星呼問詳詳疑凌有所挾欲白之不果原注事見魏略舊文錯亂必有脫誤凌聞吳人塞涂水欲因此發兵大嚴諸軍表求討賊詔報不聽凌遣將軍楊宏以廢

立事告兗州刺史黃華華宏連名以白司馬懿懿將中軍乘水道討凌先下赦赦凌罪又爲書諭凌已而大軍掩至

百尺謹案魏書郡國志曰司馬宣王討太尉王凌大軍至百尺塢卽此塢也凌自知窮勢乃

乘船單出迎懿遣掾王或謝罪送印綬節鉞懿軍到丘頭

凌面縛水次懿承詔遣主簿解其縛凌旣蒙赦加恃舊好

不復自疑徑乘小船欲趨懿懿使人逆止之住船淮中相

去十餘丈凌知見外乃遙謂懿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

敢不至邪而乃引軍來乎懿曰以卿非可逐折簡者故也

凌曰卿負我懿曰我寧負卿不負國家遂遣步騎六百送

凌西詣碓陽凌試索棺釘以觀懿意懿命給之五月甲寅

凌行過賈逵廟呼曰凌大魏忠臣惟爾有神知之到項遂

飲藥死張式等皆自首乃窮治其事賜楚王彪死諸相連

者悉夷三族眾議咸以爲春秋之義齊崔杼鄭歸生皆加

追戮陳尸斲棺載在方策凌愚罪宜如舊典乃發凌愚冢

剖棺暴尸於所近市三日燒其印綬朝服親土埋之進宏

華爵爲鄉侯廣有志尙學行死時年四十餘廣弟飛臯金

虎竝才武過人懿嘗從容問蔣濟濟曰凌文武俱瞻當今

無雙廣等志力有美於父爾退而悔之告所親曰吾此言

滅人門宗矣至是尺口不遺少子明山善書多技藝聞難

走太原追兵及之有飛鳥集桑樹隨枝低昂舉弓射之應

弦而墜追兵乃止投親家食親家告吏執殺之令狐愚字

公治本名浚黃初中爲和戎護軍烏桓校尉田豫討胡有

功小違節度愚以法繩之曹丕怒械繫愚免官詔曰浚何
愚遂以名之正始中爲曹爽長史出爲兗州刺史愚聞楚
王彪有智勇東郡譌言云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牧邊鳴
呼眾馬皆應明日見其迹大如斛行數里還入河中又有
謠言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楚王小字朱虎
故愚與王凌陰謀立彪乃先使人通意於彪言使君謝王
天下事不可知願王自愛彪亦陰知其意荅言謝使君知
厚意也未發得疾卒初愚有高志人謂愚必興令狐氏族
父宏農太守劭獨以爲愚性侗儻不修德而願大必滅我
宗愚聞之甚不平及劭爲虎賁中郎將而愚仕進已多所
更歷所在有名稱愚從容謂劭曰先時間大人謂愚爲不

繼今竟云何邪劭熟視不荅私謂妻子曰公治性度猶如
故也以吾觀之終當罷滅但不知我久當坐之不邪將逮
汝曹爾劭卒後十餘年而愚族滅愚之被誅無敢收視者
東平馬隆閔之以武吏稱愚客收尸殯葬列植松柏服喪
三年乃歸東州壯之單固字恭夏山陽人正始中令狐愚
與固父伯龍善辟固爲別駕固辭以疾愚禮敬愈厚固不
應母夏侯氏謂固曰使君與汝父久善故命汝不止汝亦
當仕進自可往爾固不獲已遂往與兼治中從事楊康竝
爲愚腹心後愚與王凌通謀康固皆知其計會愚病卒康
應司徒召詣雒陽固亦以疾去康在京師露其事司馬懿
乃東取王凌到壽春固見懿懿問曰卿知其事爲耶固曰

不知懿曰令狐反乎

謹案志注作令狐及乎誤

固又曰無之而楊康白

事事與固連遂收捕固及家屬皆繫廷尉考實數十固竟云無懿錄楊康與固相詰固辭窮罵康曰老傭既負使君又滅我族顧汝當活耶事上須報廷尉以舊皆聽得與其母妻子相見固見其母不仰視母知其慙也謂之曰汝自不欲應州郡我彊汝爾汝爲人吏自當爾耳此自門戶衰我無恨也固終不視母又不語以至於死初楊康自以白其事冀得封侯後以辭頗參錯亦并斬臨刑俱出獄固又罵康曰老奴汝死自分爾死者有知汝何面目以行地下也

母丘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也父興黃初中爲武威太守

伐叛柔服開通河右名次金城太守蘇則討賊張進及討叛胡有功雍州刺史張旣表曰河右遐遠喪亂彌久武威當諸郡路道喉轄之要加民夷雜處數有兵難領太守母丘興到官內撫吏民外懷羌胡卒使柔附爲官效用黃華張進初圖逆亂扇動左右興志氣忠烈臨難不顧爲將校民夷陳說禍福言則涕泣於時男女萬口咸懷感激形毀髮亂誓心致命尋率精兵踞脅張掖濟拔領太守杜通西海太守張睦張掖番和驪軒二縣吏民及郡雜胡棄惡詣興興皆安恤使盡力田興每所歷盡竭心力誠國之良吏陛下卽位畱心萬幾苟有毫毛之善必有賞錄臣伏緣聖旨指陳其事遂詔封高陽鄉侯入爲將作大匠卒儉襲父

爵爲平原王叡文學叡立爲尙書郎遷羽林監以東宮之
舊甚見親待出爲雒陽典農時取農民以治宮室儉上疏
曰臣愚以爲天下所急除者二賊所急務者衣食誠使二
賊不滅士民飢凍雖崇美宮室猶無益也遷荊州刺史青
龍中叡圖討遼東以儉有幹策徙爲幽州刺史加度遼將
軍持節護烏桓校尉率幽州諸軍至襄平屯遼隧右北平
烏桓單于寇婁敦遼西烏桓都督率眾王護畱等昔隨袁
尙奔遼東者率眾五千餘人降寇婁敦遣弟阿羅槃等詣
闕朝貢封其渠率二十餘人爲侯王賜輿馬繒采各有差
公孫淵逆與儉戰不利引還明年叡遣太尉司馬懿統中
軍及儉等眾數萬討淵定遼東儉以功進封安邑侯邑三

千九百戶正始中儉以高句驪數侵叛督諸軍步騎萬人

出元菟從諸道討之句驪王宮將步騎二萬人進軍沸流

水上大戰梁口

原注梁音渴

宮連破走儉遂東馬縣車以登丸

都屠句驪所都斬獲首虜以千數句驪沛者名得來數諫

宮

原注裴松之曰按東夷傳沛者句驪國之官名

宮不從其言得來曰立見此地

將生蓬蒿遂不食而死舉國賢之儉令諸軍不壞其墓不

伐其樹得其妻子皆放遣之宮單將妻子逃竄儉引兵還

六年復征之宮遂奔買溝儉遣元菟太守王頎追之

原注世語

頎字孔碩東萊人

踰烏桓骨都過沃沮千餘里踐肅慎氏之庭東

臨大海長老說有異面之人近日之所出遂周觀諸國采

其法俗刻石紀功刊丸都之山銘不耐之城諸所誅納八

千餘口并討滅貊皆破之韓那奚等數十國各率種落詣
儉降儉振旅還論功受賞侯者百餘人穿山漑灌民賴其
利遷左將軍假節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轉爲鎮南
將軍諸葛誕戰於東關不利乃令誕儉對換誕爲鎮南都
督豫州儉爲鎮東都督揚州吳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儉與
揚州刺史文欽禦之太尉司馬孚督中軍東解圍恪退還
初儉與夏侯元李豐等厚善及大將軍司馬師誅元豐等
又廢曹芳儉不能平陰謀討師文欽驍果麤猛數有戰功
好增虜獲以徼寵賞多不見許怨恨日甚儉以計厚待欽
情好歡洽欽亦感戴投心無貳遂共定策正元二年正月
有慧星數十丈西北竟天起於吳楚之分儉欽喜以爲己

祥乃矯太后詔罪狀司馬師曰故相國懿匡輔魏室厯事
忠貞故烈祖明皇帝授以寄託之任懿戮力盡節以寧華
夏輸誠效忠弼成齊王天下賴之懿欲討滅二虜以一字
內未行而薨齊王以懿有輔相大功故遂使師承業委以
國事而師以盛年無疾託病坐擁疆兵輒虧臣禮其罪一
也懿造計取賊多春軍糧克期有日師爲人臣當除國難
又爲人子當率父業哭聲未絕而便罷息爲臣不忠爲子
不孝其罪二也賊退過東關整飽無釁令三征同進喪眾
敗績厯年軍實一旦而盡致使賊來天下騷動死傷流離
其罪三也賊舉國悉眾號五十萬來向壽春圖詣洛陽會
太尉孚與臣等建計杜塞險要不與爭鋒還固新城淮南

將士衝鋒履刃晝夜相守勤瘁百日死者塗地自魏興軍以來爲難苦甚莫過於此而師遂意自由不論封賞權勢自在無所領錄其罪四也故中書令李豐等以師無臣節專擅大柄陰欲議退之師懷不軌乃劫豐投刃拉殺載尸埋棺豐等國家大臣帝主腹心擅加酷暴死於非辜師有無君之心其罪五也懿每歎說齊王眞爲令主謹案志注作自堪人主君臣義定十有五載始欲歸政按行武庫詔問禁兵不得擅出師自知姦慝神人不祐矯廢君主加之以罪孚師之叔父性甚仁孝追送齊王悲不自勝羣臣皆怒而師懷忍造逆不顧大義其罪六也又故太常夏侯元海內重德光祿大夫張緝王室懿親橫加賊殺又誅夷其妻子并及

母后逼恐至尊強催督遣臨時哀愕莫不傷痛而師稱慶以爲快樂其罪七也陛下踐阼聰明神武事經聖心欲崇省約天下聞之莫不歡慶而師不自改悔脩復臣禮方徵兵募士毀壞宮內列侯自衛陛下卽阼初不朝覲陛下欲臨幸師舍以省其疾復拒不通蔑上不道其罪八也近者領軍許允當爲鎮北以廚錢給賜而師舉奏加辟雖云流徙道路餓殺天下聞之莫不哀傷狡猾險惡賊殺忠良其罪九也三方之守一朝廢闕多選精兵以自營衛五營領兵闕而不補多載器仗充聚本營天下所聞人懷憤怨譌言盈路以疑海內韜藏逆器包蓄篡具其罪十也多休守兵以占高第空虛四表欲擅強勢以逞姦心募取屯田加

其復賞阻兵安忍壞亂舊法合聚諸藩王公以著鄴欲悉
誅之一旦舉事廢主天不長惡使目腫不成其罪十一也
臣等先人皆隨從太祖武皇帝征討凶暴獲成大功高祖
文皇帝卽受漢禪開國承家道符堯舜烈祖明皇帝潤色
皇業緝熙帝載治隆文景一旦爲師撞毀輒擅廢立敢行
誅殺公爲篡奪臣與安豐護軍鄒翼廬江護軍呂宣太守
張休淮南太守丁尊督守合肥護軍王休等議各以累世
受恩千載風塵思盡軀命以完社稷安主正朝斯義苟立
雖焚妻子吞炭漆身死而不恨按師之罪宜加大辟以彰
姦慝春秋之義一世爲善十世宥之懿有大功海內所書
依古典議廢師以侯就第師弟昭忠肅寬明樂善好士有

高世之度忠誠爲國不與師同臣等碎首所保可以代師
輔導聖躬太尉孚忠孝小心所宜親寵授以保傅護軍散
騎常侍望忠公親事當官稱能奉迎乘輿有宿衛之功可
爲中領軍春秋之義大義滅親故周公誅弟石碯滅子季
友鳩兄上爲國計下全宗族殛鯀用禹聖人明典古今所
稱乞陛下下臣等所奏朝堂博議臣言當道使師遜位避
賢罷遣兵眾則天下協同若師負勢恃眾不自退者臣等
率將所領晝夜兼行以清君側臣今舉義唯欲使大魏永
存陛下得行君道遠絕亾之禍百姓安全六合一體忠臣
義士得效志節爾臣恐兵起天下擾亂臣輒上事移三征
及州郡國典農各安慰所部吏民不得妄動師聞臣等舉

義必下詔禁絕關津使駟書不通擅復徵調有所收捕此
乃師詔非陛下詔也在所皆不得承用臣等道遠爲師所
覘凡文奏不得關通輒臨時賞罰以便宜從事須定集上
也竝移諸郡國舉兵迫脅淮南將守諸別屯者及吏民大
小皆入壽春城爲壇于城西歃血爲盟分老弱守城儉欽
自將五六萬眾渡淮西至項儉堅守欽在外爲游兵司馬
師統中外軍拒之別使諸葛誕督豫州諸軍從安風津擬
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譙宋之間絕其歸路
師屯汝陽使監軍王基督前鋒諸軍據南頓以待之令諸
軍皆堅壁勿戰儉欽進不得鬪退恐壽春見襲不得歸計
窮不知所爲淮南將士家皆在北眾心沮喪降者相屬惟

淮南新附農民爲之用儉之初起遣健步齎書至兖州刺

史鄧艾斬之將兵萬餘人兼道前進先趨樂嘉城作浮橋

以待師儉使文欽將兵襲之師自汝陽潛兵就艾於樂嘉

欽猝見大軍驚愕不知所爲欽子鴛

謹案志注引魏氏春秋曰欽中子倣小字

鴛毛本作小名鴛

年十八勇力絕人謂欽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

也於是分爲二隊夜夾攻鴛率壯士先至鼓譟軍中震擾

師驚駭所病目突出恐眾知之齧被皆破欽失期不應會

明鴛見兵盛乃引還師謂諸將曰賊走矣可追之諸將曰

欽父子驍猛未有所屈何苦而走師曰夫一鼓作氣再而

衰鴛鼓譟失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將引而東鴛曰不

先折其勢不得去也乃與驍騎十餘摧鋒陷陳所向皆披

靡遂引去師使左長史馬班率驍騎八千翼而追之鴛以
匹馬入數千騎中輒殺傷百餘人乃出如此者六七追騎
莫敢逼殿中人尹大目自小爲曹氏家奴常侍魏主左右
師將與俱行大目知師一目已突出啟云文欽本是明公
腹心但爲人所誤爾又天子鄉里素與大目相信乞爲公
追解語之令還與公復好師許之大目單身往乘大馬被
鎧胄追欽遙相與語大目心實欲爲曹氏謬言君侯何苦
謹案志注何苦下有若字冊府無若字與此合不可復忍數日中也欲使欽解其
旨欽殊不悟乃更厲聲罵大目曰汝先帝家人不念報恩
而反與司馬師作逆不顧上天天不祐汝乃張弓傳矢欲
射大目大目涕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也是日儉聞欽

退恐懼夜走眾遂大潰欽還至項以孤軍無繼不能自立
欲還壽春壽春已潰遂奔吳吳孫峻至東興聞儉等敗進
至橐臯欽父子詣峻降儉北走至慎縣左右人兵稍棄儉
去儉獨與小弟秀及孫重藏水邊草中安風津都尉部民
張屬就射殺儉傳首雒陽屬封侯秀重走入吳將士諸爲
儉欽所迫脅者悉歸降儉子甸爲治中侍御史先時知儉
謀將發私出將家屬逃走新安靈山上別攻下之夷儉三
族原注習鑿齒曰母丘儉感明帝之顧命故爲此役君子謂母丘儉事雖不成可謂忠臣矣夫竭節而赴義者我
也成之與敗者時也我苟無時成何可必乎恐我而不自必乃所以爲忠也古人有言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若母丘儉可謂能
不愧也甸字子邦有名京邑曹芳之廢甸謂儉曰大人
居方岳重任國家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儉然

之司馬師惡其為人及儉起兵問屈頊所在云不來日

志注無無能為也儉遣子宗四人入吳晉太康中吳平宗

兄弟皆還宗有儉風至零陵太守宗子奧巴東監軍益州

刺史儉黨七百餘人繫獄侍御史杜友治之惟誅首事者

十人餘皆奏免之儉孫女適劉氏當死以孕繫獄廷尉司

隸主簿程咸議曰女適人者若已產育則成他家之母于

防則不足懲姦亂之源于情則傷孝子之恩男不遇罪於

他族而女獨嬰戮于一門非所以哀矜女弱均法制之大

分也臣以為在室之女可從父母之刑既醮之婦使從夫

家之戮從之著於律令

諸葛誕字公休漢丞相亮之族弟也初為尚書郎從僕射

杜畿試船陶河遇風與畿俱覆沒虎賁浮河救誕誕曰先

救僕射誕漂著岸而復蘇調滎陽令入為吏部郎人有所

屬託輒顯其言而承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為

褒貶自是羣僚莫不慎其所舉累遷御史中丞尚書與夏

侯元鄧颺等相善共相題表以元等四人為四聰誕等八

人為八達

謹案曹嘉之晉紀曰誕以氣屬稱嘗倚柱讀書雷震其柱誕讀書自若中書監令

劉放子熙孫資子密吏部尚書衛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比

以父居勢位容之為三豫凡十五人聲望翕然言事者以

誕颺等脩浮華合虛譽漸不可長曹叡惡之免誕官會叡

卒正始初元等竝任職復以誕為御史中丞尚書出為揚

州刺史加昭武將軍王凌之陰謀也司馬懿潛軍東伐以

宜稼堂叢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之二十一

三

台世

誕爲鎮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封山陽亭侯諸葛
恪興東關遣誕督諸軍拒之與戰不利還徙爲鎮南將軍
後母丘儉文欽舉兵遣使詣誕招呼豫州士民誕斬其使
露布天下司馬師東征使誕督豫州諸軍渡安風津向壽
春儉欽之破也誕先至壽春壽春中十餘萬口聞儉欽敗
恐誅悉破城門出流迸山澤或散走入吳以誕久在淮南
乃復以爲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揚州吳大將孫峻
呂據雷贊等聞淮南亂會文欽往乃率眾將欽徑至壽春
時誕諸軍已至城不可攻乃走誕遣將軍蔣班追擊之斬
贊傳首收其印節進封高平侯邑三千五百戶轉爲征東
大將軍誕旣與元颺等親善又王凌母丘儉累見夷滅司

馬昭又自代師輔政威柄益重懼不自安傾帑藏振施以
結眾心厚養親附及揚州輕俠者數千人爲死士原注魏書誕賞
賜過度有犯死罪者虧制以活之甘露元年冬吳人欲向徐場計誕所督

兵馬足以待之而復請十萬眾守壽春又求臨淮築城以
備寇內欲保有淮南大將軍長史賈充以爲宜遣參佐慰
勞四征且觀其志昭遂遣充至淮南充見誕從容談時事
因謂誕曰雒中諸賢皆願禪代君以爲何如誕厲聲曰卿
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奈何負國欲以社稷輸人乎卿
無復言非吾所忍聞也雒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還言
於昭曰誕再在揚州威名益重得士眾心今徵必不來反
疾而禍小不徵則反遲而禍大不如徵之昭從之二年五

月昭徵誕為司空赴京師誕得詔書愈恐曰我作公當在
 王文舒後今便為司空不遣使者健步齋書使以兵付樂
 綝此必綝所為也乃請諸牙門置酒飲宴皆醉謂之曰前
 作千人鎧杖始成欲以擊賊今當還雒不復得用吾欲暫
 出遊戲須臾還爾諸君且止乃嚴鼓將士七百人出樂綝
 聞之閉州門誕宣言曰當還雒邑暫出城遊戲爾揚州何
 為閉門見備耶乃使兵緣城攻門州人悉走因風縱火焚
 其府庫遂殺綝

原注魏末傳載誕表曰臣受國重任統兵
 在東揚州刺史樂綝等詐說臣與吳交通
 又言被詔當代臣位無狀日久臣奉國命以死自立終無
 異端忿綝不忠輒將步騎七百人以今月六日討綝即日
 斬首函頭駟馬傳送若聖朝明臣臣即魏臣不明臣臣即
 吳臣不勝發憤有日謹拜表臣愚悲感泣血哽咽斷絕不
 知所如乞朝廷察臣至誠裴松之曰魏末傳
 所言率皆鄙陋疑誕表言曲不至於此也

斂淮南及淮

北郡縣屯田戶口十餘萬官兵揚州新附勝兵者五萬人
 聚穀足一年食閉城自守遣長史吳綱將小子靚至吳請

救

原注裴松之載世語曰黃初末吳人發長沙王吳芮冢
 以其塼于臨湘為孫堅立廟芮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後
 豫發者見吳綱曰君何類長沙王吳芮但微短爾綱瞿然
 曰是先祖也君何由見之見者言所由綱曰更葬不荅曰
 即更葬矣自芮之卒年至發冢
 四百餘年綱芮之十六世孫矣

唐咨王祚等率三萬眾密與文欽俱來應誕以誕為左都
 護假節大司徒驃騎將軍青州牧封壽春侯是時鎮南將

軍王基始至督諸軍圍壽春未合咨欽等從城東北因山
 乘險得將其眾突入城六月司馬昭奉曹髦及郭太后督

中外諸軍二十六萬臨淮討誕昭屯丘頭使基及安東將
 軍陳騫等四面合圍表裏再重壘壘甚峻欽等數犯圍逆

擊走之昭又使監軍石苞兗州刺史州泰等簡銳卒爲遊軍備外寇泰擊破朱異於陽淵異走泰追之殺傷二千人秋七月吳大將軍孫綝大發卒出屯鑊里復遣朱異帥將軍丁奉黎斐等五人解壽春圍異留輜重於都陸進屯黎漿石苞州泰又擊破之太山太守胡烈以奇士五千襲都陸盡焚異資糧異將餘兵食葛葉走歸孫綝使異更戰異以士卒乏食不從綝怒斬異于鑊里引兵還建業綝旣不能拔出諸葛誕而喪敗士眾自戮名將由是吳人莫不怨之俄而城中乏糧外救不至眾無所恃蔣班焦彝皆誕爪牙計事者也言於誕曰朱異等以大眾來而不能進孫綝殺異而歸江東外以發兵爲名而內實坐須成敗今宜

及眾心尙固士卒思用并力決死攻其一面雖不能盡克猶可有全者空坐守死無爲也文欽曰江東乘戰勝之威久矣未有難北方者也況公今舉十餘萬之眾歸命而欽與全端等皆同居死地父兄子弟盡在江表就孫綝不欲主上及其親戚豈可聽乎且中國無歲無事軍民竝疲今守我一年勢力已困內變將起奈何舍此欲乘危徼倖乎班彝固勸之欽怒而誕欲殺班彝二人懼且知誕之必敗也十一月棄誕踰城降全懌兄子輝儀在建業與其家內爭訟攜其母將部曲數千家來奔於是懌與兄子靖及全端弟翮緝皆將兵在壽春城中司馬昭用黃門侍郎鍾會策密爲輝儀作書使輝儀所親信齎入城告懌等說吳中

怒懌等不能拔壽春欲盡誅諸將家故逃來歸命十二月
懌等率其眾數千人開門出降城中震懼不知所爲詔拜
懌平東將軍封臨湘侯端等封拜各有差三年正月文欽
謂誕曰蔣班焦彝謂我不能出而走全端全懌又率眾降
此敵無備之時也可以戰矣誕及唐咨等皆以爲然遂大
爲攻具晝夜五六日攻南圍欲決圍而出圍上諸軍臨高
以發石車火箭逆燒破其攻具弩矢及石雨下死傷者蔽
地血流盈壑復還入城城內食轉竭降出者數萬口欽欲
盡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由是爭恨欽素與
誕有隙徒以計合事急愈相疑欽見誕計事誕遂殺欽欽
子鴛及虎將兵在小城中聞欽死勒兵馳赴之眾散鴛虎

單走踰城自歸軍吏請誅之司馬昭曰欽之罪不容誅其
子固應當戮然鴛虎以窮歸命且城未拔殺之是堅其心
也乃赦鴛虎使將數百騎馳巡城呼語城內云文欽之子
猶不見殺其餘何懼表鴛虎爲將軍各賜爵關內侯城內
喜且擾又日飢困誕咨等智力窮昭乃自臨圍四面進兵
同時鼓譟登城城內無敢動者誕窘急單馬將其麾下突
小城門出昭司馬胡奮步兵逆擊斬誕傳首夷三族誕麾
下數百人皆拱手爲刃不降皆曰爲諸葛公死不恨每斬
一人輒降之卒不變以至於盡時人比之田橫吳將于銓
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旣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
弗取也乃免胄冒陳而死唐咨王祚及諸裨將皆面縛降

吳兵萬眾器仗軍實山積

原注傅子曰宋建椎牛禱賽終自焚滅文欽日祠祭事天斬于

人手諸葛誕夫婦聚會神巫淫祀求福伏尸淮南舉族誅夷此天下所共見足為明鑒也吳以誕子覲

為大司馬吳亡還晉竄匿不出武帝與覲有舊覲姊又為

琅邪王妃帝知覲在姊間因就見之覲逃于廁帝逼出之

謂曰不意今日復得相見覲流涕曰不能漆身皮面復覲

聖顏詔以為侍中固辭不拜歸于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

坐子恢仕晉累遷尚書右僕射散騎常侍元帝時終侍中

金紫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文欽字仲若譙郡人也父稷建

安中為騎將有勇力欽少以材武見稱魏諷反欽坐與諷

辭語相連下獄掠笞數百當死曹操以稷故赦之太和中

為五營校督出為牙門將欽性剛暴無禮所在驕傲陵上

不奉法輒見奏遣後曹叡復以為淮南牙門將轉廬江太

守鷹揚將軍王凌奏欽貪殘不宜撫邊請免官治罪由是

徵還曹爽以其鄉里不治欽事復遣還廬江加冠軍將軍

貴寵踰前欽以故益驕爽誅進欽前將軍以安之後代諸

葛誕為揚州刺史自爽之誅欽常內懼與諸葛誕相惡故

弗與謀會誕去母丘儉至乃陰共結謀及敗走晝夜間行

追者不及遂詣孫峻降奉表于吳曰稟命不幸常隸魏國

雨絕于天雖側伏隅都自知無路司馬師滔天作逆廢害

二主謹案何焯較本日此表後人偽作高貴鄉公之弒昭事也何得預言二主乎辛癸高莽惡

不足喻欽累世受魏恩烏鳥之情竊懷憤踊在三之義期

于斃仆故與母丘儉郭淮等俱舉義兵當共討師掃除凶

孽智慮淺薄微節不騁進無所依悲痛切心退惟不能扶翼本朝抱愧俛仰靡所自厝冒緣古義固有所歸庶假天威得展萬一僵仆之日亦所不恨輒相率將歸命聖化慙偷苟生非辭所陳謹上還所受魏使持節前將軍山桑侯印綬臨表惶惑伏須罪誅吳以欽爲都護假節鎮北大將軍幽州牧譙侯及在吳貽雍州刺史郭淮書曰大將軍昭伯與太傅伯俱受顧命登牀把臂託付天下此遠近所知後以勢利乃絕其祀及其親黨皆一時之俊可爲痛心公侯恃與大司馬公恩親分著義貫金石當此之時想益毒痛王太尉嫌其專朝潛欲舉兵事不克捷復受誅夷害及楚王太傅旣亾師繼承父業肆其虐暴放主弑后殘戮忠

良包藏禍心此而可忍孰不可忍欽以名義大故忠憤內發忌寢與食無所吝顧會母亾子邦與父書騰說公侯盡事主之義欲奮白髮同符太公惟須東問影響相應聞問之日能不慷慨是以不恤妻孥之痛卽與母亾鎮東舉義兵三萬餘人西趨雒陽欲扶持王室掃除姦逆企踵西望不得聲問夫當仁不讓況救君之難度道遠艱故不果期要爾然同舟共濟安危勢均禍痛已受非言飾所解自公侯所明也共事曹氏積信魏朝行道之人皆所知見然在朝之士冒利偷生烈士所恥公侯所賤賈豎所不忍爲況當塗之士邪軍屯住項僕以閏月十六日別進兵就樂嘉城討師師之徒眾尋時崩潰其所斬截不復訾原但當長

驅徑至京邑而流言先至母丘不復詳之更謂僕為誤謹案

此書見魏志母丘儉傳注僕字作小人諸軍便爾瓦解母丘還走追尋釋解

無所及還項復遇王基等十二軍追尋母丘進兵討之即

時克破所向全勝而謹案志注作要那後無繼孤軍梁昌進退失

所還據壽春壽春復走狼狽躡闕無復他計惟當歸命大

吳借兵乞食繼踵伍員爾不若是謹案志注作不若僕隸如何快心

復君之仇永使曹氏得享血食此亦大國之所佑念也想

公侯不使程嬰杵臼擅名于前代而使大魏獨無鷹揚之

士與今大吳敦崇大義淡見愍悼然僕於國大分連接遠

同一勢欲俱與謹案志注與作舉重一分字分中國不願偏取以為已

有公侯必欲共忍帥胷懷宜廣大勢恐秦川之卒不可孤

舉今者之計宜屈己伸人託命歸漢東西俱舉乃可克定

師黨爾淡思鄙言若愚計可從宜使漢軍克制期要使六

合校考與周召同封以託付兒孫此亦非小事也大丈夫

寧處其落落是以遠呈忠心時望嘉應時淮已卒欽未知

也孫峻待之甚厚欽在他國仍不能屈節下人自呂據朱

異等諸大將皆憎疾之惟峻常為保佑鴛一名倣誕誅司

馬昭聽鴛收斂欽喪給牛車葬舊墓鴛後破涼州虜名聞

天下太康中為東夷校尉假節當之官入辭武帝帝見而

惡之託以他事免官東安公繇欲殺鴛誅楊駿誣鴛欲謀

逆遂夷三族唐咨本利城人黃初中利城郡反殺太守徐

箕推咨為主曹丕遣諸軍討破之咨走入海遂亾之吳官

至左將軍封侯持節誕既誅咨亦就禽拜咨安遠將軍
 議曰王凌之欲廢僭孽立宗子澄汰王室大臣之節也議
 者謂凌于齊王君臣分定并儉誕等為淮南三叛原注謂習鑿齒
論也此晉之臣子尊晉之志也凌欲廢而誅之師遂廢之昭
 又殺之而無為誅之則凌知所廢而非叛也儉誕繼起聲
 罪致討聞雒中禪代之語投袂致死有古義士之風夫豈
 叛乎哉誕之得士至麾下數百人拱手待斬以盡不為司
 馬氏屈義烈挺然未之前聞也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中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下

元 郝 經 撰

列傳第六十七下

死國

吳

雷贊 子平

呂據

朱異

張悌

孫震 沈瑩

雷贊字正明會稽長山人也少為郡吏與黃巾賊帥吳桓
 戰手斬桓贊一足被創遂屈不伸然性壯烈好讀兵書及
 三史每覽古良將戰攻之勢輒對書獨歎因呼諸親近謂
 曰今天下擾亂英豪竝起歷觀前世富貴非有常人而我
 屈躄在閭巷間存亡無以異今欲割引吾足幸不死而伸

幾復見用死則已矣親戚皆難之有間贊乃以刀自割其筋流血滂沱悶絕良久家人驚怖遂引伸其足創愈良行如故凌統聞之請與相見甚奇之乃表薦贊遂被試用累有戰功謹案志無累字冊府元龜有累字與此合稍遷屯騎校尉時事得失每進規諫好直言孫權憚之諸葛恪攻東興贊爲前部合戰先陷陳大敗魏師遷左將軍孫峻出淮南授贊節拜左護軍未至壽春道路病發峻令贊將車重先還魏將蔣班以步騎四千追贊贊病困不能整陳知必敗乃解曲蓋印綬付弟子以歸曰吾自爲將破敵舉旗未嘗負敗今病困兵羸眾寡不敵汝速去俱死無益於國適所以快敵爾弟子不可受拔刀欲斫之乃去初贊爲將臨敵必先被髮叫天

因抗音而歌左右應之畢乃進戰戰無不克及敗歎曰吾戰有常術今病困若此命也遂被害時年七十三二子略平略爲大將有父風平累遷左將軍孫皓之遊華里平與右丞相萬彧右大司馬丁奉謀曰若至華里不歸社稷事重不得不自還皓頗聞之以彧等舊臣隱忍不發鳳凰元年冬皓因會以毒酒飲彧傳酒人私減之又飲平平覺之服他藥以解得不死彧歸自殺皓徙其子弟于廬陵平憂慙月餘亦卒

呂據字世議大司馬範之子也以父任爲郎後範寢疾拜副軍校尉佐領軍事範卒遷安軍中郎將數討山賊諸淡惡劇地所擊皆破隨太常潘濬討五谿復有功朱然攻樊

續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據與朱異破城外圍還拜偏將軍入補馬閑右部督遷越
騎校尉太元元年大風江水溢流漸淹城門權使視水獨
見據使人取大船以備害權嘉之拜盪魏將軍權寢疾以
據爲太子右部督太子立拜右將軍魏軍出東興據赴討
有功明年孫峻殺諸葛恪遷據爲驃騎將軍平西宮事五
鳳二年假節與峻等襲壽春還遇魏將曹珍破之於高亭
太平元年帥師侵魏未及淮聞孫峻死以從弟綝自代據
大怒引軍還欲廢綝綝聞之使中書奉詔詔文欽劉纂唐
咨等使取據又遣從兄憲以都下兵逆據于江都左右勸
據降魏據曰恥爲叛臣遂自殺夷三族

朱異字季文前將軍桓之子也張惇子純與張儼及異俱

以童子有雋才往見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名欲試之
告曰老鄙相聞飢渴甚矣夫驟裏以迅驟爲功鷹隼以輕
疾爲妙其爲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儼乃賦犬曰守則有
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鵠書名竹帛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簟
爲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異賦弩曰南嶽之幹鍾山之
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三人各隨其目所見而賦之皆成
而後坐據大歡悅尤奇賞異以父任爲郎後拜騎都尉代
桓領兵赤烏四年隨朱然攻魏樊城建計破其外圍還拜
偏將軍魏廬江太守文欽營住六安多設屯砦置諸道要
以招誘匹叛爲邊寇害異乃身率其部二千人掩破欽七
屯斬首數百遷揚武將軍權與論攻戰辭對稱意權謂朱

據日本知季文愴

原注烏快反 謹案愴今志作

愴毛本及通志俱作愴與此合

定見之

復過所聞十三年文欽詐降密書與異欲令自迎異表呈

欽書因陳其偽不可便迎權詔曰方今北土未一欽云欲

歸命宜且迎之若嫌其有譎者但當設計網以羅之盛重

兵以防之爾乃遣呂據督二萬人與異并力至北界欽果

不降建興元年遷鎮南將軍是歲魏遣胡遵諸葛誕出東

興異督水軍攻浮橋壞之大破魏軍異又隨諸葛恪圍新

城城既不拔異等皆言宜速還恪以書曉異異投書於地

曰不用我計而用侯子言

謹案陳志裴恪大怒立奪其兵

遂廢還建業太平二年假節為大都督救壽春圍不解還

軍孫綝要異相見將往陸抗止之異曰子通家人爾當何

所疑乎遂往綝使力士於坐上取之異曰我吳國忠臣有

何罪乎乃拉殺之

張悌字巨先襄陽人也少有名理以風節自負孫休時為

屯騎校尉魏大舉寇漢吳人問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

難屢作智力雖豐而百姓未服今又竭其資力遠征巴蜀

兵勞民疲而不知恤敗於不暇何以能濟昔夫差伐齊非

不克勝所以危亾不憂其本也況彼之事乎

謹案事字悌志注作爭地

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威震四海崇詐仗術征伐無已

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丕叡承之繫以慘虐內興宮室外

懼雄豪東西驅馳無歲獲安彼之失民為日久矣司馬懿

父子自握政柄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為之謀

主而救其疾。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
 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摧堅敵如折枯。蕩異同如反掌。任
 賢使能。各盡其心。非智勇兼人。能若是乎。其威武張矣。本
 根固矣。羣情服矣。姦計定矣。今漢闔宦專朝。國無政令。而
 玩戎黷武。民勞卒敝。競於外利。不修守備。彼疆弱不同。智
 算亦勝。因危而伐。殆其克乎。若其不克。不過無功。終無退
 北之憂。覆軍之慮也。何為不可哉。昔楚劔利而秦昭懼。孟
 明用而晉人憂。原注史記秦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劔利而
 倡優拙夫鐵劔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
 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左氏傳秦
 伯猶用孟明益明增修國政重施于民趙成子言於諸大
 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
 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彼之得志。固我之大患也。吳人笑
 其言。而魏果并漢。孫皓末年。以悌為丞相。晉人大舉來伐。

所嚮克捷。皓使悌督沈瑩諸葛靚帥眾三萬。渡江逆戰。至
 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今傾國大舉。萬里齊力。
 必悉益州之眾。浮江而下。我上流諸軍。無有戒備。名將皆
 死。幼少當任。恐邊江諸城。莫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於此。
 宜畜眾力。待來與之一戰。若幸一勝。江西自清。上方雖壞。
 可還取之。今渡江逆戰。勝不可必。若或摧喪。則大事去矣。
 悌曰。吳之將。凶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至此。眾心
 駭懼。不可復整。今渡江決戰。若其喪敗。則同死社稷。無所
 復恨。若其克捷。則北敵奔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威南上。逆
 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恐士眾散盡。相與坐待敵
 到。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遂率眾濟江。逆

戰圍王渾部將張喬于楊荷。喬閉柵請降。諸葛靚欲屠之。悌曰：「疆敵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靚曰：「此屬以救兵未至，力少不敵，故偽降以緩我爾。若全之，必為後患。」悌不從，撫之而進。與揚州刺史周浚結陳相對。瑩率丹陽銳卒刀楯五十，三衝晉兵，不動。瑩引退，其眾亂。晉將薛勝、蔣班因其亂而乘之，師遂潰。張喬自後擊之，大敗吳師于板橋。諸葛靚與五六百人退走，使過迎悌。悌不可去，靚自往牽之，曰：「天下存亡，謹案天下上志注有且夫二字疑衍自有大數，豈卿一人所支？」謹案支陳志作知通鑑作支與此合奈何故自取死？悌垂泣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作兒童時，便為卿家丞相所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殉國，復何遁邪？」靚再三

牽之不動，乃流涕去。行百餘步，顧之，已為晉軍所殺。孫震

沈瑩等皆死。吳人大震。謹案孫皓傳注引襄陽記載此事無孫震二字此傳用襄陽記而末

云孫震沈瑩等皆死蓋兼據干寶晉紀而偶遺其上文之護軍孫震一句耳

議曰：「留贊鷙猛壯烈，萬人敵也。其剗刃信足，與雲長之刮骨，何以異哉？心有主而不動，視疾痛死生若無與於己者，壯士之勇也。況復得其死哉？平與或奉謂社稷為重，有大

臣之節矣。呂據朱異傑出將門，仗鉞征鎮，益固堂構，克隆國棟，不幸而為賊臣枉害。若據之討賊不克，不為叛臣，慨

然自裁，志烈盛矣。昔紂虐其臣，莫不離心。至於倒戈流血，漂杵而導武王，誅紂孫時之虐，浮于紂而張悌諸人，不以

為仇，益嚴君臣之義，揮刃赴敵，界之一死，嗚呼！仁哉！觀悌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一
之勉諸將謂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至于誚諸葛靚靚再三牽之不動貞心義節雖與日月爭光金石爭堅可也贊曰名義國閑命輕道重白刃何存丹心弗動壯哉諸臣談笑就死大節嶮天烈聞不已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下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一上

元 郝 經 譔

列傳第六十八上

死虐

魏

邊讓

周不疑

楊修

丁儀

弟廙

崔烈

許攸妻主

毛玠

楊俊

鮑勛

父信

鄭小同

謹案邊讓周不疑傳闕

楊修字德祖太尉彪之子也博學有俊才機辯穎悟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曹操爲丞相署倉曹屬主簿時軍國多務修總知內外酬置如流無不稱當自太子丕以下竝結

交好臨苗侯植以才捷愛幸委意

謹案志注作來意文選引典畧作秉意

投修

與修書曰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為文

章迄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

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于河朔偉長擅名于青土公幹振

藻于海隅德璉發迹于北魏足下高視于上京當此之時

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

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

猶復不能飛騫

謹案志注作飛翰

絕跡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

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

反類狗者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贊其文夫鍾期

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

人作述不能無病僕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

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

不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

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嘗歎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

文辭與人通流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

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

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于

作者而好詆訶文章倚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皆

五霸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

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伸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

好尚蘭茝蓀蕙之芳眾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

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小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薄德位爲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于名山將以傳之于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修荅牋曰不侍數日若彌年載豈獨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淡邪

損辱來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也若仲

宣之擅江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

國斯皆然矣至如修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自

謹案自與文選合陳

志注

周章于省覽何惶駭於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

體發旦之質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

贊大業而已不謂復能兼覽傳記畱思文章今乃含王超

陳度越數子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聳耳非夫體

通性達受之自然其誰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

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于手曾不斯須少畱思

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修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鷓而

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伏想

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賜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

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鉗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

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原注史記呂不韋使其客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入覽六論十二紀

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

布咸陽市門縣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桓子新論淮南王聘天下辯士以著篇章書成皆布之都市縣置千金以延示眾士而莫能有變易者乃其事約豔

體具而言微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

爾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

且之徒則皆有愆乎君侯忝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

竊以為未之思也若乃不忖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

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此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

害哉輒受所惠竊備矇眊誦歌而已敢忝惠施以忝莊氏

季緒瑣瑣何足以云操平漢中欲遂攻昭烈而不得進欲

守之又難護軍不知進止操出教惟曰雞肋而已外曹莫

能曉修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

計決矣乃令外白稍嚴操於是回師初邯鄲淳作孝女曹

娥碑蔡雖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齋白謂修曰勿言待

吾思之行三十里令修言其義修曰黃絹色絲絕字幼婦

少女妙字外孫女子好字齋白受辛辭字操曰一如吾意

有智無智校三十里操素忌修於是積前後事淡銜修及

操欲立世子修與丁儀丁廙稱臨菑侯植之才勸操立之

崔烈賈詡等諫乃止五官將丕患之以車載廢簏內朝歌

長吳質與之謀修以白操操未及推驗丕懼告質質曰無

害也明日復以篋載絹以入修復白之推驗無人操由是疑焉其後植以驕縱見疏而植故連綴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絕每當就植慮事有關忖度操意豫作荅教十餘敕門下教出隨所問荅之於是教裁出荅已入如是者三操怪其捷廉之知狀操又以修袁術之甥惡之乃以修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殺之修臨死謂人曰我固知死之晚其意以爲坐植也修死百餘日而操卒丕立黜植而殺其黨丁儀丁廙使操不殺修丕亦殺之矣修所著賦頌碑贊詩哀辭表記書凡十五篇修子囂囂子準皆知名晉世原注劉放曰案揚氏有兩族赤泉氏從木子雲自敘其受氏從才而楊修書稱曰修家子雲又似震族亦是揚氏不知文士聊如此云其亦實然耶今書中華陰之族從木從才相半未知所從學者辨之

丁儀字正禮沛國人也父冲宿與曹操親善從車駕東還與曹操書曰足下常有匡佐之志今其時矣時張楊適還河內操得書乃引軍迎天子東詣許以冲爲司隸校尉與諸將飲酒醉爛腸死操常德冲聞其子儀爲令士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將丕丕曰女子觀貌而正禮目不正女必不悅不如與伏波子楸操從之尋辟儀爲掾與論議嘉其才曰丁掾好士也即使其兩目盲尙當與女何況但眇邪吾兒誤我時儀亦恨不得尙公主而與臨菑侯植親善數稱其才操旣欲立植而儀又贊之逼大臣正議遂已及丕立欲治儀罪轉爲右刺姦掾欲儀自裁而儀不能乃對中領軍夏侯尚叩頭求哀尙爲流涕而不能救後因事收

付獄殺之弟廙字敬禮有才學初辟公府建安中爲黃門侍郎廙嘗從容謂操曰臨苗侯天性仁孝發於自然而聰明特達博學淵識文章絕倫天下賢士君子皆願從遊而爲之死實天所以鍾福于大魏而永授無窮之祚也以勸勸操操曰植吾愛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之爲嗣何如廙曰此國家之所以興衰天下之所以存亡非愚劣所敢與及廙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至於君不論明闇父不問賢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何蓋相知非一事一物相親非一旦一夕也況明公加之聖哲發命吐言可謂上應天命下合人心得之於須臾垂之于萬世者也廙不避斧鉞之誅敢不盡言操深納之及丕立并其男女皆殺之

謹案目錄此下有崔烈傳今闕止存許攸婁圭二篇

許攸字子遠少與袁紹及曹操善初平中隨紹在冀州嘗爲謀議官渡之役諫紹勿與操相攻紹自以彊盛必欲極其兵勢又屢獻計策不用俄而其家犯法欲收攸攸乃亡詣操進計攻紹紹破走及得冀州攸有功焉攸自恃勳舊時與操相戲每在席不自限齊至呼操小字曰某甲卿非我不得冀州也操笑曰汝言是也然內嫌之其後出行從鄴東門顧謂左右曰此家非得我則不得出入此門也有入白者遂收殺之婁圭字子伯少與曹操有舊圭有大志常歎曰男兒居世會當得數萬兵千匹騎著後爾儕輩笑

之後坐贓亡命被繫當死踰獄出捕者追之圭乃變服如
助捕者吏不能覺得免會義兵起圭亦會眾於荊州北界
與劉表相依後歸操操以爲大將軍不典兵與議軍國大
計劉表卒操向荊州表子琮降以節迎操諸將皆疑詐操
以問圭圭曰天下擾攘各貪王命以自重今以節來是必
至誠操以爲然遂進兵入荊州甚被寵秩家累千金操曰
婁子伯富樂于孤但勢不如爾從破馬超等圭功爲多操
歎曰子伯之計孤不及也後操從諸子出遊圭與南郡習
授同載授曰父子如此何其快耶圭曰居世間當自爲之
而觀他人乎授乃白之遂見誅

毛玠字孝先陳畱平丘人也少爲縣吏以清公稱將避亂

荆州未至聞劉表政令不明遂往魯陽

謹案陳志作住魯陽通志作往與此

令曹操臨兗州辟爲治中從事玠語操曰今天下分崩國

主遷移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

固之志難以持久袁紹劉表雖士民眾彊皆無經遠之慮

未有樹基建本者也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

令不臣修耕植以蓄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操敬

納其言轉幕府功曹操爲司空丞相玠嘗爲東曹掾與崔

剡竝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于時有盛名而行

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

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操歎曰用人如此

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爲哉曹丕爲五官將自詣玠屬所

親玠荅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戾今所說人非遷次不敢奉命大軍還鄴議所并省玠請謁不行時人憚之咸欲省東曹乃共白曰舊西曹爲上東曹爲次宜省東曹操知其情令曰日出于東月盛于東凡人言方亦復先東何以省東曹遂省西曹初操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憑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常布衣蔬食撫育孤兄子甚篤賞賜振施貧族家無所餘遷右軍師魏國初建爲尙書僕射復典選舉玠雅亮公正在官清恪拔貞實斥華僞進遜行抑阿黨諸宰守治民功績不著而私貯豐足者皆免黜停廢久不選用于時四海翕然莫不勵行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常乘柴車軍

吏入府朝服徒行人擬壺飡之潔家象濯纓之操貴者無穢欲之累賤者絕姦貨之求吏潔於上俗移乎下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玠密諫曰近者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後羣僚會玠起更衣操目指曰此古所謂國之司直我之周昌也

原注漢書周昌爲人彊力敢直言高

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爲太子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口吃又盛怒曰臣不能言心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崔剡既死玠內不悅後有白玠者出見黥面

期期不奉詔

反者其妻子沒爲官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者此也操大怒收玠付獄大理鍾繇詰玠曰自古聖帝明王罪及妻子書云左不共左右不共予則孥戮女司寇之職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于春槩漢律罪人妻子沒爲奴婢黥面漢

法所行黥墨之刑存于古典今真奴婢祖先有罪雖歷百世猶有黥面供官一以寬良民之命二以宥并罪之辜此何以負於神明之意而當致旱按典謀急恆寒若舒恆燠若寬則亢陽所以為旱玠之吐言以為寬邪以為急也急當陰霖何以反旱成湯聖世野無生草周宣令主旱魃為虐亢旱以來積三十年歸咎黥面為相值不衛人伐邢師與而雨原注左氏傳衛人伐邢以報菟園之役于是衛大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與而雨罪惡無徵何以應天玠譏諷之言流於下民不悅之聲上聞聖聽玠之吐言勢不獨語時見黥面凡為幾人黥面奴婢所識知邪何緣得見對之歎言時以語誰見荅云何以何日月於何處所事

已發露不得隱欺其以狀對玠曰臣聞蕭生飲藥困於石

顯原注漢書去恭石顯久典樞機蕭望之以為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

又違古不近刑人之議白欲更置士人繇是大與恭顯忤于

是奏望之朋黨詔置廷尉望之子散騎中郎乃上書訟之恭顯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不悔過服罪教

子書歸非于上發執金吾車騎圍其第望之飲鳩自殺

陳志作蕭生益賈子放外讒在絳灌白起賜劔於杜郵

晁錯致誅於東市伍員絕命於吳都斯數子者或妒其前

或害其後臣垂齟執簡累勤取官職在機近人事所竄屬

臣以私無勢不絕語臣以冤無細不理人情淫利為法所

禁法禁於利勢能害之青蠅橫生為臣作謗諷臣之人勢

不在他昔王叔陳生爭政王廷宣子平理命舉其契原注左氏

傳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句平

王室王叔與伯與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與之大夫瑕禽坐獄于王庭士句聽之日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與合要王是非有宜曲直有所春秋嘉叔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

焉是以書之臣不言此無有時人說臣此言必有徵要乞蒙宣子之辨而求王叔之對若臣以曲聞即刑之日方之

安駟之贈賜劔之來比之重賞之惠謹以狀對時桓階和

洽進言救玠玠遂免黜卒于家原注孫盛曰魏武于是失政刑矣易稱明折庶獄傳

有舉直錯枉庶獄明則國無怨民枉直當則民無不服未有徵青蠅之浮聲信浸潤之譖訴可以允釐四海惟清緝熙者也昔者漢高獄蕭何出復相之玠操賜棺器錢帛拜之一責永見擯放二主量度豈不殊哉

子機郎中

謹案目錄此下有楊俊傳今闕

鮑勛字叔業泰山平陽人漢司隸校尉鮑宣九世孫也宣

後有從上黨徙泰山者遂家焉勛祖丹官至少府侍中父

信寬厚愛人沈毅有志節靈帝時為騎都尉大將軍何進

遣東募兵得千餘人還到成臯而進已遇害信至京師董

卓亦始到信知卓必為亂勸袁紹襲卓紹畏卓不敢發信

乃引軍還鄉里收兵二萬騎七百輜重五千餘乘是歲曹

操亦起兵於己吾信與弟韜以兵應操操與袁紹表信行

破虜將軍韜裨將軍時紹眾最盛豪傑多向之信獨謂操

曰夫略不世出能總英雄以撥亂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

雖強必斃君殆天之所啟遂淡自結納操亦親異焉汴水

之敗信被創韜在陣戰込紹劫奪韓馥位遂據冀州信言

于操曰姦臣乘釁蕩覆王室英雄奮節天下響應者義也

今紹為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若抑之則力不能制祇以構難又何能濟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操為東郡太守表信為濟北相會黃巾大眾入州界兗州刺史劉岱欲與戰信諫曰今賊眾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鬪志不可敵也然賊軍無輜重惟以鈔略為資今不若畜士眾之力先為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銳據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為所殺操以賊恃勝而驕欲設奇兵挑擊之于壽張先與信出行戰地而卒與賊遇信殊死戰以救操操得潰圍出信遂戰沒時年四十一信雖遭亂起兵家本儒素治身至儉而厚養將士居無餘財士以此歸之操購求

其喪不得乃刻木如信狀祭而哭焉二子劭助助清白有高節有父風建安十七年操追錄信功表封助兄劭新

都亭侯也

原注魏書劭有父風太祖嘉之加拜騎都尉使持節劭薨子融嗣

辟助丞相掾

原注魏書助清白有高節知名于世

二十二年立子丕為太子以助為中庶

子徙黃門侍郎出為魏郡西部都尉丕郭夫人弟為曲周縣吏斷盜官布法應棄市操時在譙丕留鄴數手書為之請罪助不敢擅縱具列上助前在東宮守正不撓丕固不悅及此悲望滋甚會郡界休兵有失期者密敕中尉奏免助官久之拜侍御史延康元年操卒丕立助以駙馬都尉兼侍中丕篡代助每陳今之所急惟在軍農寬惠百姓臺榭苑囿宜以為後丕將出獵助停車上疏曰臣聞五帝三

王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仁聖惻隱有同古烈
臣冀當繼蹤前代令萬世可則也如何在諒闇之中修馳
騁之事乎臣冒死以聞惟陛下察焉不手毀其表而競行
獵中道頓息問侍臣曰獵之爲樂何如八音也侍中劉曄
對曰獵勝于樂勛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
致化萬邦咸乂故移風易俗莫善于樂況獵暴華蓋于原
野傷生育之至理櫛風沐雨不以時隙哉昔魯隱觀魚于
棠春秋譏之雖陛下以爲務愚臣所不願因奏劉曄佞諛
不忠阿順陛下過戲之言昔梁丘據取媚于造臺曄之謂
也原注左氏傳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造臺子猶馳而造
焉公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
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
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

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
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
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
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孰能食之若琴瑟之
專一誰能聽之同請有司議罪以清皇朝不怒作色罷還
之不可也如是

卽出勛爲右中郎將黃初四年尙書令陳羣僕射司馬懿
竝舉勛爲宮正宮正卽御史中丞也帝不得已而用之百
僚嚴憚罔不肅然六年秋丕欲伐吳羣臣大議勛面諫曰
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吳蜀唇齒相依憑阻山水
有難收之勢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隔在南岸聖躬蹈危臣
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爲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
日費千金中國虛耗令黠虜玩威臣切以爲不可丕益忿
之左遷勛爲治書執法不從壽春還屯陳畱郡界太守孫

邕見出過勛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勛以塹壘未成解止不舉軍還雒陽曜有罪勛奏紕遣而曜密表勛私解邕事詔曰勛指鹿作馬收付廷尉廷尉法議正刑五歲三官駁依律罰金二斤丕大怒曰勛無活分而汝等敢縱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姦當令十鼠同穴太尉鍾繇司徒華歆鎮軍大將軍陳羣侍中辛毗尙書衛臻守廷尉高柔等竝表勛父信有功于太祖求請勛罪丕不許遂誅勛勛內行既修廉而能施死之日家無餘財後二旬丕亦卒莫不爲勛歎恨

謹案此卷鮑勛以上諸人議俱闕

鄭小同漢大司農元之孫也父益恩北海太守孔融舉孝

廉黃巾圍融死之小同其遺囑子也丁卯日生而元以丁

卯歲生有文在其手曰元謹案後漢書鄭元傳云元以其手文似己故名曰小

同取春秋子同生之義也原注左氏傳桓公六年子同生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

同及長盡傳元學爲鉅儒教授鄉里曹丕徵爲郎中稱疾

不起曹叡立太尉華歆表曰臣聞勵俗宣化莫先於表善

班祿序爵莫美于顯能是以楚人思子文之治復命其充

漢室嘉江公之德用顯其世原注左氏傳楚滅若敖氏其孫箴尹克黃使于齊還及宋

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

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漢書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爲博士

士宣帝卽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徵江公孫爲博士伏見故漢大司農北海鄭元

當時之學名冠華夏爲世儒宗文皇帝旌錄先賢拜元適

孫小同以爲郎中長假在家小同年踰三十少有令質學
綜六經行著鄉邑海岱之人莫不嘉其自然美其器量迹
其所履有質直不渝之性然而恪恭靜默色養其親不治
可見之美不競人間之名斯誠清時所宜式敘前後明詔
所斟酌而求也臣老病委頓無益視聽謹具以聞於是徵
爲侍中賜爵關內侯甘露中曹髦行養老禮詔以王祥爲
三老小同爲五更後以事詣司馬昭昭有密疏未之屏也
如廁還謂小同曰卿見吾疏乎對曰勿見也昭曰寧我負
卿無卿負我遂鳩殺之

議曰小同以碩儒重德若介然知止則果同夫祖矣方盜
憎主人乃珥貂佩劍備顧問管喉舌位通侯巋然爲國老
觸忤險機不得其死視康成之雍容進退不污袁董卒全
其高而考其終則大不同矣初曹操殺呂伯奢家人曰
寧我負人無人負我及昭之害小同乃曰寧我負卿無卿
負我陰賊狠忍知有一我不復有天地人物賊臣篡子用
心皆出一律其亦不仁甚矣唐陸贄乃曰無我負人寧人
負我克己自反休休有容易曹馬爲顏閔特一念反覆之
間爾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大哉曾子之言

高岱字孔文吳郡人也性聰達輕財貴義甄英拔奇取於
 未顯所友八人者皆一世之傑太守盛憲以為上計舉孝
 廉許貢來領郡欲害憲岱將憲避難於許昭家求救于陶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一下

元興郝經

列傳第六十八下

死虐

吳

高岱 干吉 盛憲 沈友 張休 吾粲 朱

據 王蕃 樓元 賀邵 韋曜 華覈

邵疇 張尙

高岱字孔文吳郡人也性聰達輕財貴義甄英拔奇取於
 未顯所友八人者皆一世之傑太守盛憲以為上計舉孝
 廉許貢來領郡欲害憲岱將憲避難於許昭家求救于陶

謙謙未卽救岱憔悴泣血水漿不入口謙感其忠壯許爲
出軍以書與貢岱得謙書還而貢已囚其母吳人皆危懼
謂往必見害岱曰在君則爲君且母在牢獄義當必往若
得見事自當解遂詣貢通書貢卽與相見岱才辭敏捷屈
爲陳謝貢遽出其母岱語友人張允沈暉原注音旻令豫具船
謂貢必悔當復來追出便將母乘船易道而逃貢果遣人
追之令追者若及於船便殺之已過江則止其人與岱錯
道遂免乃隱于餘姚孫策定會稽使會稽丞陸昭逆之策
虛己候焉聞其善左氏春秋欲從講讀或謂策曰高岱以
將軍但英武而已素無文學若與論傳而云不知者則某
言符矣又謂岱曰孫將軍爲人惡勝己者若問當言不知

乃合意爾如遂辯議則必危殆岱以爲然及與論傳輒云
不知策果怒以爲輕己乃囚之其親友及州人皆露坐爲
請策登樓望見數里中填滿惡其得眾遂殺之時年三十
餘

謹案目錄此下有于吉傳今闕

盛憲字孝章會稽人也品量雅偉舉孝廉補尙書郎稍遷
吳郡太守許貢代之因還會稽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
憲素有高名策深忌之未及害憲而卒孫權統業尤惡憲
初憲與少府孔融善融憂其不免乃與曹操書曰歲月不
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爲始滿融又過二海
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有會稽盛孝章尙存其人困於孫氏

妻孥湮沒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
 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匹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
 恥之原注公羊傳邢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諸侯有相滅匹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
 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繫命不期於旦夕吾祖不當復
 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
 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宏矣今之少年善謗前輩
 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
 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原注
 戰國策郭隗謂燕昭王曰臣聞古之人君有市千里馬者
 三年而不得于是遣使者齎千金之貨將市于他國未至
 而千里之馬已死使者以五百金買死馬之骨以歸其君
 大怒曰所求者本不市死馬何故捐金市死馬乎將誅之

使者對曰死馬尚市之況生者乎天下必知吾君
 之好也馬將至矣于是期年而千里馬至者三焉惟公匡
 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

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原注韓詩外傳蓋胥謂晉

平公曰珠出於海玉出於山無足而至者好之也士有足而不至者君不好也昭王築臺以尊郭

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

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向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難

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

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因表不悉由

是徵為騎都尉制命未至果為權所害子匡奔魏位至征

東司馬

沈友字子正吳郡人也年十一華歆行覽風俗見而異之

因呼曰沈郎可登車語乎友遠巡卻曰君子講好會宴以禮今仁義陵遲聖道崩壞先生銜命將以宏闡教化整齊風俗而輕脫威儀猶負薪救火無乃更崇其熾乎歆慙曰自桓靈以來雖多英彥未有幼童若此者弱冠博學無不貫綜善屬文仍喜武事注孫子兵法又辯給所至人皆默然莫與爲對咸稱其筆舌乃爲三妙原注蘇州志辯于口時稱其筆舌與刀三者皆妙過絕于人權以禮聘之既至論王霸之略當時之務因陳宜并取荊州權納之正色危言風采峻厲大迂庸臣遂誣以謀反權亦忌其英邁謂終不爲己用原注蘇州志正色權亦疑其不一日大會羣僚友有所是非權令人扶出謂爲己用害之曰人言卿反友知不免乃曰主上在許有無君之心者可

謂非反乎遂殺之年二十九

張休字叔嗣輔吳將軍昭次子也弱冠與諸葛恪顧譚等俱爲太子登僚友以漢書授登休爲人解達指摘文義分別事物竝有條章登甚敬之從中庶子轉爲右弼都尉權嘗遊獵迨暮乃歸休上疏諫戒權大善之以示昭及登卒後爲侍中拜羽林都督平三典軍事遷揚武將軍爲魯王霸友黨所譖與顧譚承俱以芍陂論功事休承與典軍陳恂通情詐增其伐竝徙交州中書令孫宏佞僞險詖原注吳錄宏會稽人休素所忿宏因是譖訴下詔賜休死時年四十一

謹案目錄此下有吾粲朱據傳今闕

議曰策翻蜚江表民未見德而惟戮是聞謂吉惑眾則猶

有辭岱何為哉斃于貢客而鏡中見吉鬼誅之也孫權有偏霸之略統馭之術惜乎無君人之度也張昭顧命遺老至使土門終于散地虞翻以觸忤擯陸績以直道黜終身不復客死南徼盛憲沈友一時名流猜阻不釋而竟誅之張休吾粲朱據皆以忠諫蔽于讒慝獲罪隕身睡眦險狠無以異操士生茲時不能高飛遠舉而蹈其禍何不幸歟王蕃字永元廬江人也博覽多聞兼通術藝始為尙書郎去官孫休卽位與賀邵薛瑩虞汜俱為散騎中常侍皆加駙馬都尉時論清之遣使至漢漢人稱焉還為夏口監軍孫皓立復入為常侍與萬彧同官彧與皓有舊俗士挾侵謂蕃自輕謹案俗士二句通志作挾主自尊謂蕃輕已語較明晰又中書丞陳聲皓

之嬖臣數譖毀蕃蕃體氣高亮不能承顏順指時或迂意積以見責甘露二年丁忠使晉還皓大會羣臣蕃沈醉頓伏皓疑而不悅舉蕃出外頃之請還酒亦不解蕃性有威嚴行止自若皓大怒呵左右於殿下斬之衛將軍滕牧征西將軍畱平請不能得皓出登來山使親近將擲蕃首作

虎跳狼爭咋齧之首皆碎壞原注江表傳皓用巫史之言謂建業官不利乃西巡武昌

仍有遷都之意恐羣臣不從乃大請會賜將吏問蕃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其義云何蕃思惟未荅卽于殿上斬蕃出登來山使親近將跳蕃首作虎跳狼爭咋齧之頭皆碎壞欲以示威使眾不敢犯也此與本傳不同吳錄皓每於會因酒酣輒令侍臣嘲謔公卿以為笑樂萬彧既為左丞相蕃嘲彧曰魚潛于淵出水煦沫何則物有本性不可橫處非分也或出自溪谷羊質虎皮虛受光赫之寵跨越三九之位大馬猶能識養將何以報厚施乎或曰唐虞之朝無謬舉之才造父之門無駑蹇之質蕃上誣明選下訕植幹亦何傷於日月適見其不知量爾裴松之曰按本傳云丁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一十二

四

宜稼堂叢書

忠使晉還皓為大會于會中殺蕃檢忠從北還在此年之
春或時尚未為丞相至秋乃為相爾吳錄所言為乖互不
同丞相陸凱上疏曰常侍王蕃黃中通理知天知物處朝
忠蹇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昔事景皇納言左右
景皇欽嘉歎為異倫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
堂尸骸暴棄邦內傷心有識悲悼其痛蕃如此蕃死時年
三十九皓徙蕃家屬廣州二弟著延皆佳士郭馬起事不
為馬用見害

謹案目錄此下有樓元賀邵韋曜傳今闕

華覈字永先吳郡武進人也始為上虞尉典農都尉以文
學入為祕府郎遷中書丞漢為魏所并覈詣宮門發表曰
間聞賊眾蟻聚西境西境難險謹案今志作保險謂當無虞定聞

陸抗表至成都守臣主播越社稷傾覆昔衛為狄所滅

而桓公存之

原注左氏傳狄人伐衛懿公及狄人戰于滎澤衛師敗績遂滅衛立戴公以廬于曹齊侯

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王邢遷如歸衛國忘

今道理長遠不可救振失委附之士棄貢獻之國臣以

草芥竊懷不寧陛下聖仁恩澤遠撫卒聞如此必垂哀悼

臣不勝沖悵之情謹拜表以聞孫皓即位封徐陵亭侯寶

鼎二年皓更營新宮制度宏廣飾以金玉所費甚多是時

盛夏興工農守竝廢覈上疏諫曰臣聞漢文之世九州晏

然秦民喜去慘毒之苛政歸劉氏之寬仁省役約法與之

更始分王子弟以藩漢室當此之時皆以為泰山之安無

窮之基也至于賈誼獨以為可痛哭及流涕者三可為長

歎息者六乃曰當今之勢何異抱火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
上火未及然而謂之安其後變亂皆如其言臣雖下愚不
識大倫竊以曩時之事揆今之勢誼云復數年間諸王方
剛漢之傅相稱疾罷歸欲以此爲治雖堯舜不能安今大
敵據九州之地有大半之眾習攻戰之餘術乘戎馬之舊
勢欲與中國爭相吞之計其猶楚漢勢不兩立非徒漢之
諸王淮南濟北而已誼之所欲痛哭比今爲緩抱火臥薪
之喻於今而急大皇帝覽前代之如彼察今勢之如此故
廣開農桑之業積不訾之儲恤民重役務養戰士是以大
小感恩各思竭命期運未至早棄萬國自是之後疆臣專
政上詭天時下違眾議恣安存之本邀一時之利數興軍

旅傾竭府藏兵勞民困無時獲安今之存者乃創夷之遺
眾哀苦之餘民爾遂使軍資空匱倉廩不實布帛之賜寒
暑不周重以失業家戶不贍而北積穀養民專心東向無
復他警蜀爲西藩土地險固加承前主統御之術謂其守
御足以長久不圖一朝奄至傾覆昏亾齒寒古人所懼交
州諸郡國之南土交趾九真二郡已沒日南孤危存亾難
保合浦以北民皆搖動因連避役多有離叛而備戍咸少
威鎮轉輕常恐呼吸復有變故昔海虜窺窬東縣多得離
民地習海行狃于往年鈔盜無日今曾背有嫌首尾多難
乃國朝之厄會也誠宜住建立之役先備豫之計勉墾殖
之業爲饑乏之救惟恐農時將過東作向晚有事之日整

嚴未辨若舍此急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不虞之變當委版築之役應烽燧之急驅怨苦之眾赴白刃之難此乃大敵所因爲資也如但固守曠日持久則軍糧必乏不待接刃而戰士已困矣昔太戊之時桑穀生庭懼而修德怪消殷興熒惑守心宋以爲災景公下從瞽史之言而熒惑退舍景公延年夫修德于身而感異類言發于口而通神明臣以愚蔽誤忝近署不能翼宣仁澤以感靈祇仰慚俯愧無所投處退伏思惟熒惑桑穀之異天示二主至於他餘緇介之妖近是門庭小神所爲驗之天地無有他變而徵祥符瑞前後屢臻明珠旣覲白雀繼見萬億之祚實靈所挺以九域爲宅天下爲家不與編戶之民轉徙同也又今之

宮室先帝所營卜土立基非爲不祥又揚市土地與宮相接若大功畢竟輿駕遷往門行之神皆當轉移猶恐長久未必勝舊屢遷不可畱則有嫌此乃愚臣所以夙夜爲憂灼也臣省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會諸侯不可以起兵動眾舉大事必有大殃今雖諸侯不會諸侯之軍與會無異六月戊己土行正王旣不可犯加又農月時不可失昔魯隱公夏城中丘春秋書之垂爲後戒今築宮爲長世之洪基而犯天地之大禁襲春秋之所書廢敬授之上務臣以愚管竊所未安又恐所召離民或有不至討之則廢役興事不討則日月滋慢若悉竝到大眾聚會希無疾病且人心安則念善苦則怨叛江南精兵北土所

難欲以十卒當東一人天下未定深可憂惜之如此宮成死叛五千則北軍之眾更增五萬若到萬人則倍益十萬病者有死亾之損叛者傳不善之語此乃大敵所以歡喜也今當角力中原以定疆弱正於際會彼益我損加以勞困此乃雄夫智士所以深憂臣聞先王治國無三年之儲曰國非其國安寧之世戒備如此況敵疆大而忽農忘畜今雖頗種植間者大水沈沒其餘存者當須耘穫而長吏怖期上方諸郡身涉山林盡力伐材廢農棄務士民妻孥羸小墾殖又薄若有水旱則永無所獲州郡見米當待有事冗食之眾仰官供濟若上下空乏運漕不供而北敵犯疆使周召更生良平復出不能爲陛下計明矣臣聞君明

者臣忠主聖者臣直是以悽悽昧犯天威乞垂哀省書奏皓不納後遷東觀令領右國史覈上疏辭讓皓荅曰得表以東觀儒林之府當講校文義處定疑難漢時皆名學碩儒乃任其職乞更選英賢聞之以卿研精墳典博覽多聞可謂悅禮樂敦詩書者也當飛翰騁藻光贊時事以越揚班張蔡之儔何乃謙光厚自菲薄宜勉修所職以邁先賢勿復紛紛時倉廩無儲世俗滋侈覈上疏曰今寇虜充斥征伐未已居無積年之儲出無應敵之畜此乃有國者所宜深憂也夫財穀所生當出於民趨時務農國之上急而都下諸官所掌別異各自下調不計民力輒與近期長吏畏罪晝夜催民委舍佃事遑赴會日定送到都或蘊積不

用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時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奪其播殖之時而責其今年之稅如有逋懸則籍沒財物故家戶貧困衣食不足宜暫息眾役專心農桑古人稱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女不織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國惟農是務軍興以來已向百載農人廢南畝之務女工停機杼之業推此揆之則蔬食而長飢薄衣而履冰者固不少矣臣聞主之所求于民者二民之所望于主者三二謂求其爲己勞也求其爲己死也三謂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賞之民以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望者則怨心生而功不建今帑藏不實民勞役猥主之二求以備民之三望未報且飢者不待美饌而後飽寒者不俟狐貉而後溫爲味

謹案通志作滋味

者口之奇文繡者身之飾也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爲綺靡之飾不勤麻枲竝繡文黼黻轉相倣效恥獨無存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儋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至于富賈商販之家重以金銀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贍宜一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而棄功於浮華之巧妨日於侈靡之事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今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戶有一女十萬家則十萬人績織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內同心戮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豔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五采

續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之飾足以麗矣若極粉黛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采去
文繡未必無美人也若實如論有之無益廢之無損者何
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
業也使管晏復生無以易此漢之文景承平繼統天下以
定四方無虞猶以彫文之妨農事錦繡之害女工開富國
之利杜飢寒之本況今六合分乖豺狼充路兵不離疆甲
不解帶而可以不廣生財之原充府藏之積哉皓以覈年老
敕令草表覈不敢又敕作草文停立待之覈爲文曰咨覈
小臣草芥凡庸遭眷值聖受恩特隆越從朽壤蟬蛻朝中
熙光紫闥青瓊是憑步挹清露沐浴凱風效無絲毫負闕
山崇滋潤含垢恩貸累重穢質被榮局命得融欲報罔極

委之皇穹聖恩兩注哀棄其尤猥命草對潤被下愚不敢
違敕懼速罪誅冒承詔命魂逝形留覈前後陳便宜及貢
薦良能解釋罪過書百餘上皆有補益天冊元年以微譴
免數歲卒覈所論事章疏咸傳于世

邵疇字溫伯會稽人也敦尚氣節不爲詭隨太守郭誕辟
爲功曹鳳皇三年會稽妖言章安侯奮當爲天子臨海太
守奚熙與誕書非論國政誕白熙書不白妖言下郡收誕
誕惶恐無以自明疇進曰疇今自在明府何憂遂詣吏自
列云不白妖言事由於己非府君罪吏上疇辭皓怒甚疇
慮誕卒不免遂自殺以證之臨亾置辭曰疇生長邊陲不
閑教道得以門資廁身本郡踰越儕類位極朝右不能贊

揚盛化養之以福今妖訛橫興于國亂紀疇以尊嗜之語
本非事實雖家誦人詠不足有累天下重器而匹夫橫議
疾其醜聲不忍聞見欲含垢藏疾不彰之翰筆鎮躁歸靜
使之自息愚心勤勤每執斯旨故誕屈其所是默以見從
此之爲愆實由于疇謹不敢逃死歸罪有司惟乞天鑒特
垂清察吏收疇喪得辭以聞皓乃免誕大刑送付建安作
船疇死時年四十皓嘉疇節義詔郡縣圖形廟堂奚熙初
以佞幸於皓爲中書郎譖宛陵令賀惠惠卽弟也遣使者
徐粲訊治熙又譖粲顧護不卽決斷皓遣使就宛陵斬粲
收惠付獄會赦得免

張尙絃之孫元之子也有俊才孫皓時爲侍郎以辯捷見

知擢爲侍中中書令皓嘗問詩云汎彼柏舟惟柏中舟乎
尙對曰詩言檜楫松舟則松亦中舟也又問烏之大者惟
鶴小者惟雀乎尙對曰大者有禿鶯小者有鷦鷯皓性忌
勝已而尙談論每出其表淡以致恨皓使尙鼓琴尙對曰
素不能敕使學之後侍宴之次說琴之精妙尙因言晉平

公使師曠作清角曠言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之

原注韓子衛靈公將

之晉舍于濮水之上夜半聞鼓琴聲名師涓援琴寫之去
之晉見晉平公公平公置酒于施夷之臺酒酣靈公曰有新
聲請奏之平公曰可卽令師涓坐師曠旁援琴鼓之未終
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不可聽平公曰此道奚
出師曠曰師延所作也與紂爲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
東走自投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以濮水之上先聞此聲
者國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涓鼓而終
之平公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平公曰可得聞乎師
曠曰君德義薄不可以聽之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
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元鶴二八集于

郭門再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平公大喜起而為師曠
壽反坐問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昔者黃帝以清角
大合鬼神今君德義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敗平公曰寡
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
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有大風至而雨隨之飛
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屋之間晉國大旱赤
地三年皓意尚以喻己不悅後又問孤飲酒可以方誰尚對
曰陛下有百觚之量皓云尚知孔丘之不王而以孤方之
因發怒收尚積前後語言皆追以為詰尚書岑昏率公卿
已下百餘人詣宮叩頭請尚罪得減死送建安作船尋遣
人就誅之

議曰薛瑩稱王蕃器量綽異元博多通樓元清白節操才
理條暢賀邵厲志高潔機理清要韋曜篤學好古博覽羣
籍有記述之才胡沖以為元邵蕃一時清妙略無優劣必

不得已元宜在先邵當次之華覈文賦之才有過於曜而
典詰不及也陳壽曰予觀覈數獻良規期於自盡庶幾忠
臣矣然此數子處無妄之世而有名位彊死其理得免為
幸爾

贊曰叔世暴君熹殺崇忍英賢不幸邁此凶閔戾氣孔優
魏初吳季式觀坤維仁矣漢繫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一下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二上

元 郝 經 撰

列傳第六十九上

技術

漢

華佗

吳普 樊阿

薊子訓

左慈

甘始

東郭延年 封君達

王真

郝孟節

李意其

周羣

張裕

杜瓊

何

宗

古者數以衍道後世為技為術而不本于道故大方不完入於小數盡為異端之私也河出圖宓犧畫之為易洛出書大禹敘之為範

原注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地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此河圖之數也

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五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孔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孔明用稽疑次八曰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於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數常道所以次敘先儒謂洛書蓋取龜象其數戴九履六一左三右

至於黃帝堯舜迎日推策歷象日月星辰

月星辰 原注司馬貞索隱封禪書曰黃帝得寶鼎神策下推算歷數于是推策迎日則神策者神著也黃帝得著以也書堯典乃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以述道不以爲技也周官馮相氏掌歲月日時 原注周禮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

保章氏掌天星 原注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以封域皆有分星

眠祿掌十輝 原注以觀妖祥辨吉凶一以觀其妖祥也

監五日闇六日瞢七日彌

太卜掌三兆 原注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

八曰敘九曰疇十日想

龜人掌六龜 原注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

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

筮人辨九筮 原注掌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

辨九筮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目三曰巫式四曰巫比五曰巫祠六曰巫参

占夢占六夢 原注掌其歲時觀天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

又如食疾瘍之諸醫 原注食醫疾醫皆專工職守以事上雖以爲技亦未離乎道也故不敢迂怪以爲欺神異以爲誑挾弄以爲姦一有不經左道則不免王法之誅戰國之際國程侯度壤亂墮廢莫不踰繩破檢壽張爲幻於是星公**歷史卜相醫巫擲揄揣摩箝錯機構巧法奇中驚眩一世及秦始皇**

皇盡剷先王經制狡詭險譎之徒以術自雄為方士神仙之說自以為游乎方之外闔苑神仙接乎天帝抽金繩檢

玉策匱祕記於寶府識神經於瑤臺有長生之方不死之

藥荒唐誕妄不可紀極而技盡為術矣原注史記封禪書宋毋忌正伯僑充

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為方仙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

其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于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

其術不能通然則迂怪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而不可勝

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

者共傳在渤海中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則船風引而去蓋嘗

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則船風引而去蓋嘗

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漢興於

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

是有天文原注漢書藝文志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

乎天文以察時變然星事凶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夫觀

景以譴形非明王亦不能服聽也以不能由之臣諫不能

聽之王此所有陰陽原注漢書九流有陰陽家者流蓋出

於羲和之官及拘者為之牽于禁忌

泥于小數舍人有**有歷譜**原注歷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

事而任鬼神**有歷譜**原注歷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

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有歷譜**原注歷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

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阨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聖

人知命之術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與焉道之亂也患出

于小人而強欲知天道者壞大以為小削遠以為近是以

道術破碎**有五行**原注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云初一

以順五行也五事失而五行之序亂五德終始推其極則

律歷之數而分一者也其法亦起五德終始推其極則

無不至而小數家因以此為**有著龜**原注著龜者聖人之

吉凶而行於世寢以相亂**有著龜**原注著龜者聖人之

大疑謀及卜筮易曰定天下之吉**有數術**原注數術者皆

凶成天下之壘壘者莫善乎著龜**有數術**原注數術者皆

也**有雜占**原注雜占者紀百事之象**有形法**原注形法

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

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猶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

有鬼神數自然也然形與氣相首尾亦有其形**有醫經**原

而無其氣有血脈絡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死

醫經者原人血脈絡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死

生之門而用度鍼石湯火所施調百藥劑和之所宜也

有方技

原注方技者皆生生有神仙原注神仙者所以保其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于胷中然或者專以為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王之教也

有讖緯

原注圖讖及奇邪小技又有風角原注謹案

九宮

原注乾鑿度曰太乙取其數以行九宮鄭元注云太乙者北神之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于中央

遁甲

原注七志有遁甲經推太乙

六日七分

原注後漢書郎顛傳注易稽圖覽曰甲子卦氣起中孚六日八十分日之七鄭

日者

原注卜筮占候時日

射覆

原注于覆器之下而挺專原注挺大

孤虛

原注前漢書藝文志有風后孤虛二十卷陰陽

魁罡之屬

原注陰陽家謂戌不可殫紀拘礙泥窒偏駁

所誤如董仲舒之下吏

原注漢書董仲舒為江都治國以

殺天下喪身覆族而不悔者皆是也

鴻儒碩士亦往往為

所誤如董仲舒之下吏

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

新後漢書卷之二十三 三 九廿三

續後漢書卷之二十三 四 宜稼堂叢書

屬吏**眭孟京房之誅戮**原注眭字孟元鳳三年太山有大

為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而不知其所在即說曰先師董

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

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禮以帝位而

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以承順天命孟使友人內官

長賜上此書時昭帝幼大將軍霍光秉政惡之下其書廷

尉奏賜孟妄設妖言惑眾大逆不道皆伏誅京房事見

前李尋之流放原注李尋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

異輒問尋遷黃門侍郎哀帝久疾尋所薦待詔黃門每有災

言改元易號上疾自若詔以良等誣罔不道皆伏誅尋減

死一等徒**郎顛之賊殺**原注後漢書郎顛父宗字仲綏學

望氣占侯顛少傳父業兼明經典晝研精義夜占象度公

車累徵詣闕上疏陳災變後復徵不行為同縣孫禮所殺

張衡襄楷特幸而免爾原注張衡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

研覈陰陽妙盡璇璣之政作渾天儀著靈憲算罔論言甚

詳明後復造候風地動儀崔瑗稱之曰數術窮天地制作

侷造化永和初為河間相三年徵拜尚書卒**襄楷好學**

博古善天文陰陽之術桓帝時宦官專朝災異尤數楷詣

闕上疏不省復上書詔尚書問狀尚書承旨奏楷假借星

宿造合私意誣上罔事收送洛陽獄帝以楷言天文恒象

之數故不誅猶司寇論刑靈帝即位與**嗚呼數以行道其**

苟爽鄭元俱以博士徵不至卒于家**尼之門所不道者皆不可以為學也**

本而前史屢書特書故推本所自以為戒亦著于篇

謹案華佗傳文闕止存議

議曰醫家切於寄生故為上技自神農味百穀辨草木飛

走之屬別金石之性使人用萬物而後黃帝岐伯論著方

書為萬世生生之具聖人之事也至戰國之際素問諸書

始出故其文不類其義則精奧淡切非聖人莫能為之其

論氣數之際殆與六經相表裏特心傳口授至戰國先秦

筆之於書耳。以醫名家見於載籍者，自扁鵲、秦和、倉公而下，祇有華佗。其砭熯方藥，至於剖腹滌腸，固為絕技。若夫導引之術，假五禽以為戲，則古之節宣其氣，勿使壅底之道，不針不藥，致之太和，尤其妙者，可謂良醫矣。而為操所滅惜哉。

謹案此下有薊子訓、左慈傳，今闕。

甘始東郭延年

原注漢武內傳曰延年字公游

封君達三人者皆方士也。

率能行容成御婦人術，或飲小便，或自倒懸，愛嗇精氣，不

極視大言。甘始元放延年皆為操所錄，問其術而行之。

原注

曹植辯道論曰：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有怪言。余嘗辟左右獨與之言，問其所行，溫顏以誘之美辭，以導之。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雅，嘗與師于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于海。又言諸梁

時西域胡來獻香罽腰帶，割玉刀時悔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劈背出脾，欲其食少而怒行也。又言取鯉魚五寸一雙，令其一著藥，共投沸膏中，有藥者奮尾鼓鰓，遊行沈浮，有若處深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噉，余時問言寧可試否？言是藥去此踰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于此，頗難悉載。故屢舉其巨怪者，始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徐市。君達號青牛師，原注漢武帝內傳曰：封君達藥大之徒也。入鳥舉山服水銀百餘年，還鄉里如二十者，常乘青牛，故號青牛道人。聞有病死者，識與不識，便以腰間竹管中藥與服，或下針，應手皆愈。不以姓名語人，聞魯女生得五岳圖，連年請求女生，未見授，并告節度二百餘歲，乃入元丘山。凡此數人皆百餘歲及二百歲也。

王真

謹案後漢書注云：字叔經，上黨人。

年且百歲，視之面有光澤，似未五

十者。周流五嶽，名山能行胎息胎食之方。

音嗽

舌下泉咽

之不絕房室

習閉氣而吞之名曰胎息，習嗽舌下泉而咽之名曰胎食。

郝孟節上黨人，能含棗核不食，可至五年。十年又能結氣。

不息身不動搖狀若死人可至百日半年亦有室家爲人
謹質不妄言似士君子曹操使領諸方士焉

李意其蜀人也世傳見之漢文帝時昭烈欲伐吳遣人迎
意其到敬禮之問以吉凶意其不荅而求紙筆畫作兵馬
器仗十數紙已便一一以手裂壞之又畫作一大人掘地
埋之便徑去昭烈怒遂行爲吳所敗還忿恥發病崩乃知
意其畫作兵仗而壞之卽兵敗也大人而埋之卽昭烈崩
意也

議曰子訓諸人皆誕異不經之術所謂左道惑世亂眾者
也王法所必誅而竟以術免迂怪之士益神矣人之受命
脩短有數故堯不爲壽顏不爲夭必以智計超出能至數

百年則術可以逾數力可以制命人可以造天矣不可以
訓孔子所以不語怪力亂神也昔孝武晚年悔過每對羣
臣自歎曰鄉時愚惑爲方士所欺天下豈有神仙盡妖妄
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此躬踐其事然後知其非可
以爲鑒也

謹目錄此下有周羣傳今闕大意以蘇羊八十餘
杜瑀字伯瑜蜀郡成都人也少受學任安精究安術劉璋
時辟爲從事昭烈領益州收以瓊爲議曹從事末帝卽位
拜諫議大夫遷左中郎將大鴻臚太常爲人靜默少言闔
門自守不與世事蔣琬費禕等皆器重之雖學業入淡初
不視天文有所論說後進通儒譙周嘗問其意瓊荅曰欲

明此術甚難須當身視識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劇
然後知之復憂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復視也周因問曰
昔周徵君以爲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云何瓊荅曰魏闕名
也當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耳又問周曰寧復有所怪邪
周曰未達也璠又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始自漢以來名
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璠年八十餘
延熙十三年卒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不教諸子內學無
傳業者周緣璠言乃觸類而長之曰春秋傳著晉穆侯名
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
怨耦曰仇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
乎其後果如服言及漢靈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旣爲帝

後皆免爲諸侯與師服言相似也昭烈諱備其訓具也未
帝諱禪其訓授也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意者甚于穆
侯靈帝之名子後宦人黃皓弄權于內景耀五年宮中大
樹無故自折周淡憂之無所與言乃書柱曰眾而大期之
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眾也魏者大也眾而大天下其
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漢旣亾咸以周言爲驗
周曰此雖已所推尋然其所因由杜君之辭而廣之耳殊
無神思獨至之意也何宗字彥英蜀郡郫人也事廣漢任
安精究安術與杜瓊同師而名聞過之劉璋時爲犍爲太
守昭烈定益州領牧辟爲從事祭酒後援引圖讖勸昭烈
卽尊號踐阼之後遷爲大鴻臚建興中卒子雙字漢偶滑

稽談笑有淳于髡東方朔之風爲雙柏長早卒
議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將凶必有妖孽動乎著龜見乎
四體蓋誠于中形于外氣焰之所激發朕兆之所著見變
日星移物產興謳歌起怨讟有不能揜者智者觀之廢興
之由可知矣未必指擬姓氏名字啟覬覦而亂天下也自
僞莽盜漢造作符命姦人因之遂爲讖記以世祖之明德
而亦惑之漢道于是不純矣桓靈之季遂有當塗高代漢
之訛既誤袁氏終成曹丕譙周又衍杜瓊之言爲備具禪
授之論方之仇與成師卒勸末帝舉國降魏隕昭烈之業
而遺辱宗社嗚呼邪說之禍甚矣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二上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二中

元 郝 經 譔

列傳第六十九中

技術

魏

朱建平

周宣

馬鈞

管輅

謹案朱建平傳闕

周宣

謹案魏志字孔和樂安人也

爲郡吏太守楊沛夢人曰八月一日

曹公當至必與君杖飲以藥酒使宣占之是時黃巾賊起
宣對曰夫杖起弱者藥治人病八月一日賊必除滅至期
賊果破後東平劉楨夢蛇生四足穴居門中使宣占之曰

續後漢書卷之二十三
三十九
此爲國夢非君家之事也當殺女子而作賊者頃之女賊
鄭姜遂俱夷討以蛇女子之祥足非蛇之所宜故也曹丕
問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墜地化爲雙鴛鴦此何謂也宣對
曰後宮當有暴死者丕曰吾詐卿耳宣曰夫夢者意耳苟
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畢黃門令奏宮人相殺無幾丕復
問曰我昨夜夢青氣自地屬天宣對曰天下當有貴女子
冤死是時丕已遣使賜甄后璽書聞宣言而悔之遣人追
使者不及丕復問曰吾夢磨錢文欲令滅而更愈明此何
謂耶宣悵不對丕重問之宣對曰此自陛下家事雖意欲
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文欲滅而明爾時丕欲治弟植之罪
偏于太后但加貶爵以宣爲中郎屬太史嘗有問宣曰吾

昨夢見芻狗其占何也宣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
遇豐膳後又問宣曰吾昨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欲墮
車折足宜戒慎之頃之果如宣言後又問宣昨復夢見芻
狗何也宣曰君家欲失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語宣曰前
後三時皆不夢也聊試君爾何以皆驗耶宣曰此神靈動
君使言故與真夢無異也又問宣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
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也故君始夢當得飲食也
祭祀旣訖芻狗爲車所轢故中夢當墮車折足也芻狗旣
車轢之後必載以爲樵故後夢憂失火也宣之敘夢凡此
類也十中八九世以比建平之相焉
謹案目錄附
馬鈞今闕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幼聰敏八九歲卽喜仰視天文父

母禁之不可曰家雞野鷲謹案陳志作野鷲猶尚知時況于人乎

及長又善周易星數風角占相無不精究容貌麤醜無威

儀而嗜酒飲食言戲不擇非類故人多愛之而不敬也嘗

曰廉介細直士之浮飾不足務也知我者稀則我貴矣原注

輅別傳輅年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得人輒問其名夜不

甯寐父母常禁之猶不可止自言我雖年小然眼中喜視

天文嘗云家雞野鷲猶尚知時況於人乎與比鄰兒共戲

土壤中輒畫地作天文及日月星辰每答言說事語皆不

常宿學耆人不能折之皆知其當有大異之材及成人果

明周易仰觀風角占相之道無不精微體性寬大多所舍

受憎己不仇愛己不褒每欲以德報怨常謂忠孝信義人

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細直士之浮飾不足為務也自言

知我者稀則我貴矣安能斷江漢之流為激石之清樂與

季主論道不欲與漁父同舟此吾志也其事父母孝篤兄

弟順愛士友皆仁和發中終無所闕臧否之士晚亦服焉

父為琅琊郎長時年十五來至官舍讀書始讀詩論語

及易本便開淵布筆辭義斐然於時鬢上有遠方及國內

諸生四百餘人皆服其才也琅琊太守單子春雅有才度

聞輅一鬢之雋欲得見輅父即遣輅造之大會賓客百餘

人座上少能言之士輅問子春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姿

輅既年少瞻未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清

酒然後得而言之子春大喜便酌三升清酒獨使飲之酒

盡之後問子春今欲與輅為對者若府君四座之士邪子

春曰吾欲自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始讀詩論易本學問微

淺未能上引聖人之道陳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

鬼神之情爾子春言此最難者而卿以為易耶如是唱大

論之端遂經於陰陽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少引聖籍多發

天然子春及眾士互共攻劫論難蜂起而輅人人荅對言

皆有餘至日向暮酒食不行子春語眾人曰此年少甚有

才器聽其言語正似司馬犬子游獵之賦何其磊落雄壯

英神以茂必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神童父為利漕利漕民

不徒有言也于是發聲徐州號之神童父為利漕利漕民

郭恩兄弟三人皆得瘖疾使輅筮其所由輅曰卦中有君

本墓內有女鬼非君伯母當叔母也昔饑荒之世當有利

其數升米者排著井中嘖嘖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

魂冤痛自訴于天於是恩流涕服罪曰誠有斯事兄弟瘖

宜稼堂叢書

來三十載如棘子但願不及子孫爾輅曰火形不絕水形無餘不及後也原注輅別傳利漕民郭恩字義博有才學善周易春秋又能仰觀輅就義博讀易數

十日中意便開發言難踰師于此分著下卦用思精妙占

神人也又從義博學仰觀三十日中通夜不臥語義博君

但相語墟落處所爾至于推運會論災異自當出吾天分

學未嘗一年義博反從輅問分著及天文事要義博每聽輅

語未嘗不相逮何其遠也義博設主人獨請輅具告辛苦自

說兄弟不相逮何其遠也義博設主人獨請輅具告辛苦自

若行行此為更生輅作卦思之未詳會日夕因畱宿至中

夜語義博曰吾以此得之既言其事義博悲涕沾衣曰皇

漢之末實有斯事君不名主諱也我不得言禮也兄弟

來三十餘載脚如棘子不能復治但願不及後也廣平劉奉林

子孫爾輅言火形不絕水形無餘不及後也廣平劉奉林

婦病困已買棺器時正月也使輅占曰命在八月辛卯日

日中之時奉林謂必不然而婦漸差至秋發動一如輅言

原注輅別傳鮑子春為列人令有明思才理與輅相見曰

間君為劉奉林卜婦死何其詳妙試為論其意義輅論

交象之旨說變化之義若規圓矩方無不合也子春自言

吾少好談易又喜分著可謂盲者欲視白黑聾者欲聽清

濁苦而無功也聽君語後輅往見安平太守王基基令作

卦輅曰當有賤婦人生一男兒墮地便走入竈中死又牀

上當有一大蛇銜筆小大共視須臾去之也又烏來入室

中與燕共鬪燕死烏去有此三怪基大驚問其吉凶輅曰

直官舍久遠魍魎魍魎為怪爾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

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大蛇銜筆直老書佐爾烏與燕鬪

直老鈴下爾今卦中見象而不見其凶知非妖咎之徵自

無所憂也後卒無患原注輅別傳基與輅共論易數日中

續後漢書卷之五十二

三

宜稼堂叢書

野鳥一鵠武丁為高宗桑穀暫生太戊以興焉知三事不為吉祥願府君安身養德從容光大勿以知神姦汗累天也真時信都令家婦女驚恐更互疾病使輅筮之輅曰君北堂西頭有兩死男子一男持矛一男持弓箭頭在壁內腳在壁外持矛者主刺頭故頭重痛不得舉也持弓者主射胃腹故心中縣痛不得飲食也晝則浮游夜來病人故使驚恐也於是掘徙骸骨家中皆愈

原注輅別傳王基即遣信都令還掘其室中入地八尺果得二棺一棺中有牙一棺中有角弓及箭箭久遠木皆消爛但有鐵及角完耳及徙骸骨去城一十里埋之不復疾病基曰吾少好讀易玩之已久不謂神明之數其妙如此便從輅學易推論天文輅每開變化之象演吉凶之兆未嘗不纖微委曲盡其精神基曰始聞君言如何可得終以昏亂此自天授非人力也于是藏周易絕思慮不復學卜筮之事輅鄉里乃太原問輅君往者為王府君論怪云老書佐為蛇老鈴下為鳥此本皆人何化之微賤乎為見于父象出君意乎輅言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父象而任胸心者夫萬物之化無有常形人之變異無有常

體或大為小或小為大固無優劣夫萬物之化一例之道也是以夏鯨天子之父趙王如意漢祖之子而鯨為黃熊如意為蒼狗斯亦至尊之位而為黔喙之類也況蛇者協辰巳之位鳥者棲太陽之精此乃騰黑之明象白日之流景如書佐鈴下各以微軀化為蛇鳥不亦過乎

清河王經去官還家輅與相見經曰近有一怪大不喜之欲煩作卦卦成輅曰爻吉不為害也君夜在堂戶前有一流光如燕爵者入君懷中殷殷有聲內神不安解衣彷徨招呼婦人覓索餘光經大笑曰實如君言輅曰吉遷官之徵也其應立至頃之經為江夏太守

原注輅別傳經欲使輅卜而有疑難之言輅笑而荅之曰君侯州里達人何言之鄙昔司馬季主有言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仁義伏羲作八卦周文王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女娶妻或以生長豈直數千錢哉以此推之急務也苟道之明聖賢不讓況吾小人敢以為難彥緯斂手謝輅前言戲之耳于是輅為作卦其言皆驗經每論輅又以為得雲龍之精能養和通幽者非徒合會之才也輅又

至郭恩家有飛鳩來在梁頭鳴甚悲輅曰當有老公從東方來攜豚一頭酒一壺主人雖喜當有小故明日果有客如所占恩使客節酒戒肉慎火而射雞作食箭從樹中間激中數歲女子手流血驚怖原注輅別傳義博從輅學鳥鳴之候輅言君雖好道天才既少又不解音律恐難為師也輅為說入風之變五音之數以律呂為眾鳥之商六甲為時日之端反覆譴曲出入無窮義博靜然沈思馳精數日卒無所得輅至安德令劉義博言才不出位難以追徵遂于此止

長仁家有鳴鵲來在閣屋上其聲甚急輅曰鵲言東北有婦昨殺夫牽引西家人夫離妻候不過日在虞淵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鄰婦手殺其夫詐言西家人與夫有嫌來殺我婿原注輅別傳渤海劉長仁有每見難輅曰夫生民之音曰言鳥獸之聲曰鳴故言者則有知之貴靈鳴者則無知之賤名何由以鳥鳴為語亂神

明之所異也孔子曰吾不與鳥獸同羣明其賤也輅荅曰夫天雖有大象而不能言故運星精於上流神明於下驗風雲以表異役鳥獸以通靈表異者必有浮沈之候通靈者必有宮商之應是以宋襄失德六鷁退伯姬將焚鳥告其災四國未火融風以發赤鳥夾日殃在荆楚此乃上天之所使自然之明符考之律呂則音聲有本求之人事則吉凶不失昔在秦祖以功受封葛盧聽音著在春秋斯皆典謨之實非聖賢之虛名也商之將興由一燕卵也文王受命丹鳥銜書此乃聖人之靈祥周室之休祚何賤之有乎夫鳴鳥之聽精在鵲火妙在八神自非斯倫猶子路未之敢信須臾有鳴鵲之驗長仁乃服

輅至列人典農

王宏直許有飄風高三尺餘從申上來在庭中幢幢回轉息以復起良久乃止直以問輅輅曰東方當有馬吏至恐父哭子如何明日膠東吏到直子果亾直問其故輅曰其日乙卯則長子之候也木落于申斗建申申破寅死喪之候也日加午而風發則馬之候也離為文章則吏之候也

申未為虎虎為大人則父之候也有雄雉飛來登直內鈴
柱頭直大以不安令輅作卦輅曰到五月必遷時三月也

至期直果為渤海太守原注輅別傳輅又曰夫風以時動

之形表一時其道不足為難王固直亦大學問有道術皆

不能精問輅風之推變乃可爾乎輅言此但風之毛髮何

足為異若夫列宿不守眾神亂行八風橫起怒氣電飛山

崩石飛樹木摧傾揚塵萬里仰不見天鳥獸藏竄兆民駭

驚于是使梓慎之徒登高臺望風氣分災館陶令諸葛原

異刻期日然後知神思遐幽靈風可懼

遷新興太守輅往祖餞之賓客並會原自起取燕卵蜂窠

鼃鼃著器中使射覆卦成輅曰第一物含氣須變依乎宇

堂雄雌以形翹翼舒張此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懸門戶

眾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蜂窠也第三物殼鯁長足吐

絲成羅尋網求食利在昏夜此鼃鼃也舉坐驚喜原注輅

別傳諸

葛原字景春亦學士好卜筮數與輅共射覆不能窮之景

春與輅有榮辱之分因輅餞之大有高談之客諸人多聞

其善卜仰觀不知其有大異之才于是先與輅共論聖人

著作之原又敘五帝三王受命之符輅解景春微旨遂開

張戰地示以不固藏匿孤虛以待來攻景春奔北軍師推

角舉雲梯弓弩大起牙旗兩集然後登城曜威開門受敵
上論五帝如江如漢下論三王如翮如翰其英者若春華
之俱發其攻者若秋風之落葉聽者眩惑不達其義言者
收聲莫不心服雖白起之坑趙卒項羽之塞濉水無以尚
之于是客皆欲面縛銜璧求束手于軍鼓之下輅猶總干
山立未便許之至明日離別之際然後布腹心始終一時
海內俊士八九人矣蔡元才在朋友中最有清才在眾人
中言本聞卿作狗何意為龍輅言潛陽未變非卿所知焉
有狗耳得聞龍聲乎景春言今當遠別後會何期且復其
懷輅為開爻散理分賦形象言徵辭合妙不可述景春及
眾客莫不言聽後論之美勝于射覆之樂景春與輅別戒
以二事言卿性樂酒量雖温克然不可保寧當節之卿有
水鏡之才所見者妙仰觀雖神禍如膏火不可不慎持卿
散才游于雲漢之間不憂不富貴也輅言酒不可不極
才不可盡吾欲持酒以禮持才以愚何患之有也輅族

兄孝國居在斥丘輅往從之與二客會客去後輅謂孝國曰此二人天庭及口耳之間同有凶氣異變俱起雙魂無宅原注輅別傳輅又曰厚味腊毒天精幽夕坎為棺槨兌為喪車流魂于海骨歸於家少許時當竝死也復數十日二人飲酒醉夜共載車牛驚下道入漳河中皆即溺死當此之時輅之鄰里外戶不閉無相偷竊者清河太守華表召輅為文學掾安平趙孔曜薦于冀州刺史裴徽曰輅雅性寬大與世無忌仰觀天文則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齊思季主今明使君方垂神幽藪留精九臯輅宜蒙陰和之應得及羽儀之時徽於是辟為文學從事引與相見大善友之徒部鉅鹿遷治中別駕初應州召與弟季儒共載至武城西自卦吉凶語儒云

當在故城中見三狸爾者乃顯前到河西故城角正見三狸共踞城側兄弟竝喜正始九年舉秀才原注輅別傳輅為北冀文學一時士友無不歎慕安平趙孔曜明敏有思

識輅與輅有管鮑之分故從發干來就郡冀上與輅相見言卿腹中汪汪故時死人半今生人無雙當去俗騰飛翱翔昊蒼云何在此聞卿消息使吾食不甘味也冀州裴使君才理清明能釋元虛每論易及老莊之道未嘗不注情于嚴瞿之徒也又眷吾意重能相明信者今當故往為卿陳若能動東風興朝雲吾志所不讓也於是遂至冀州見裴使君使君言君顏色何以消滅於故耶孔曜言體中無藥石之疾然見清河郡內有一騏驎拘繫後廢歷年去王良伯樂百八十里不得騁天骨起風塵以此惟悴耳使君言騏驎今何在也孔曜言平原管輅字公明年三十六雅性寬大與世無忌可為士雄仰觀天文則能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能齊思季主游步道術開神無窮可為士英抱荆山之璞懷夜光之寶而為清河郡所錄北冀文學可為痛心疾首也使君方欲留精九臯垂神幽藪欲令明主不獨治逸才不久滯高風遐被莫不草靡宜使輅特蒙陰和之應得及羽儀之時必能翼宣隆化揚聲九圍也裴使

君聞言則慷慨曰何乃爾邪雖在大州未見異才可用釋
 人鬱悶者思還京師得其論道耳況草間自有清妙之才
 乎如此便相為取之莫使騏驥更為凡馬荆山反成凡石
 即檄召輅為文學從事一相見清論終日不覺罷倦天時
 大熱移牀在庭前樹下乃至雞向晨然後出再相見便轉
 為鉅鹿從事三見轉治中四見轉為別駕至十月舉為秀
 才輅辭裴使君使君言丁鄧二尚書有經國才略於物理
 不精也何尚書神明精微言皆巧妙之志殆破秋毫
 君當慎之自言不解易九事必當以相問比至洛宜善精
 其理也輅言何若巧妙以攻難之才游形之表未入于神
 夫入神者當步天元推陰陽揆元虛極幽明然後覽道無
 窮未暇細言若欲差次老莊而參爻象愛微辨而興浮藻
 可謂射侯之巧非能破秋毫之妙也若九事皆至義者不
 足勞思也若陰陽者精之已久輅去之後歲朝當有時刑
 大風風必摧破樹木若發于乾
 者必有天威不足共清談者
 十二月二十八日吏部尚
 書何晏請輅鄧颺在晏許輅與晏談久之颺謂輅曰君名
 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
 也晏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晏遂問易九事輅辨

析明暢晏曰君論此世無雙謹案陳志君論下有陰陽二字因謂輅曰試

為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否又問連夢青蠅數十來在鼻

上驅之不去輅曰夫飛鴉天下賤鳥及其在林食甚則懷

我好音況輅心非草木敢不盡忠昔元凱之弼重華宣慈

惠和周公之翼成王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

此乃履道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嶽勢若

雷電而懷德者鮮畏威者眾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夫

鼻者良天中之山原注裴松之曰按相書謂鼻之所在為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天中之山高

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青蠅臭惡而集之位峻者顛輕

豪者亾不可不思害盈之數盛衰之期是故山在地中曰

謙雷在天上曰壯謙則哀多益寡壯則非禮不履未有損

已而不光大行非而不傷敗願君侯上追文王六爻之旨
下思尼父彖象之義然後三公可決青蠅可驅也颺曰此
老生之常談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晏謝
之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為難交疏而吐其誠今人以為
難君今一面而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君子矣過歲更當
相見輅還邑舍具以語舅氏舅氏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
死人語何所畏耶舅大怒謂輅狂悖歲朝西北大風塵埃
蔽天十餘日聞晏颺皆誅然後舅氏乃服謂輅曰爾何以
知何鄧之敗為已有凶氣耶輅曰與禍人共會然後知神
明交錯與吉人相近又知聖賢求精之妙夫鄧之行步筋
不束骨脈不制血謹案志注血作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為鬼

躁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
此為鬼幽故鬼躁者為風所收鬼幽者為火所燒二者皆
非遐福之象自然之符不可蔽也原注輅別傳輅後因得

代才名其實何如輅曰其才若益盎之水所見者清所不
見者濁神在廣博志不務學弗能成才欲以益盎之水求
一山之形形不可得則智由此惑故說老莊則巧而多華
說易生義則美而多偽華則道浮偽則神虛得上才則淺
而流絕得中才則游精而獨出輅以為少功之才也裴使
君曰誠如來論吾數與平叔共說老莊及易常覺其辭妙
于理不能折之又時人吸習皆歸服之始輅過魏郡太守
焉益令不了相見得清言然後灼灼耳

鍾毓共論易義輅因言卜可知君生死之日毓使筮其生
月日如言無蹉跌毓大愕曰君可畏也死以付天不以付
君遂不復筮毓問輅天下當太平否輅曰方今四九天飛
利見大人神武升建王道文明何憂不平毓未解輅言無

幾曹爽等誅乃覺寤云

原注輅別傳魏郡太守鍾毓清逸有才難輅易二十餘事自以為難

之至精也輅尋聲投響言無留滯分張爻象義皆殊妙毓即謝輅輅卜知毓生月日毓愕然曰聖人運神通化連屬

而復始文王捐命不以為憂仲尼曳杖不以為懼緒煩著

能齊且以付天不以付君也石苞為鄴典農與輅相見問

曰聞君鄉里翟文耀能隱形其事可信乎輅言此但陰陽

蔽匿之數苟得其數則四岳可藏河海可逃況以七尺之

形游變化之內散雲霧以幽身布金水以滅迹術足數成

不足為難苞曰欲聞其妙君且善論其數也輅言夫物不

精不為神數不妙不為術故精者神之所合妙者智之所遇

合之幾微可以性通難以言論是故魯班不能說其手離

婁不能說其目非言之難孔子曰書不盡言言之細也言

不盡意意之微也斯皆神妙之謂也請舉其大體以驗之

夫白日登天運景萬里無物不照及其入地一炭之光不

可得見三五盈月清耀燭夜可以遠望及其在晝明不如

鏡今逃日月者必陰陽之數陰陽之數通于萬類鳥獸猶

化況于人乎夫得數者妙得神者靈非徒生者有驗死亦

有徵是以杜伯乘火氣以流精彭生託水變以立形是故

生者能出亦能入死者能顯亦能幽此物之精氣化之遊

魂人鬼相感數使之然也苞曰目見陰陽之理不過于君

君何以不隱輅曰夫陵虛之鳥愛其清高不願江漢之魚

淵沼之魚樂其濡溼不易騰風之鳥由性異而分不同也

僕自欲正身以明道直己以親義見數不以為異知術不

以為奇夙夜研幾孳孳温故平原太守劉邠取印囊及山

而索隱行怪未暇斯務也

雞毛著器中使筮輅曰內方外圓五色成文含寶守信出

則有章此印囊也高嶽巖巖有鳥朱身羽翼元黃鳴不失

晨此山雞毛也邠曰此郡官舍連有變怪使人恐怖其理

何由輅曰或因漢末之亂兵馬擾攘軍尸流血汙染丘山

故因昏夕多有怪形也明府道德高妙自天祐之願安百

祿以光休寵原注輅別傳故郡將劉邠字令元清和有思

理好易而不能精與輅相見意甚喜歡自說

注易向說也輅言今明府欲勞不世之神經緯大道誠富

美之秋然輅以為注易之急急于水火水火之難登時之

自且至今聽採聖論未有易之一分易安可注也輅不解

古之聖人何以處乾位于西北坤位于西南夫乾坤者天地之象然天地至大為神明君父覆載萬物生長無首何始乃統天夫統者屬也尊莫大焉何由有別位也邵依易繫辭諸為之理以為注不得其要輅尋聲下難事皆窮析日夫乾坤者易之祖宗變化之根源今明府論清濁者有疑疑則無神恐非注易之符也輅于此為論八卦卦之及爻象之精大論開廓眾化相連邠所解者皆以為妙所不解者皆以為神自說欲注易八年用思勤苦歷載靡寧定相得至論此才不及易不愛久勞喜承雅言如此相為高枕偃息矣欲從輅學射覆輅言今明府以虛神于注易亦宜絕思於靈著靈著者二儀之明數陰陽之幽契施之于道則定天下吉凶用之於術則收天下毫纖纖微未可以為易也邠曰以為術者易之近數欲求其端耳若如來論何事于斯雷輅五日不遑恤官但共清談邠自言數與何平叔論易及老莊之道至于精神遐流與化周旋清若金水鬱若山林非君侶也邠又曰此郡官舍連有變怪多形使人怖恐君似當達此數者其理何由也輅言此郡所以名平原者本有原山無木石與地自然含陰不能吐雲含陽不能激風陰陽雖弱猶有微神微神不真多聚凶姦以類相求魍魎成羣或因漢末兵馬擾攘軍尸流血汗染丘岳疆魂相感變化無常故因昏夕之時多有怪形也

昔夏禹文明不怪于黃龍周武信時不惑于暴風今明府道德高妙神不懼妖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願安百祿以先休寵也邠曰聽雅論為近其理每有變怪輅聞鼓角聲音或見弓劍形象夫以土山之精伯有之魂實能合會干犯明靈也邠問輅易言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斯為同不也輅曰不同之名朝旦為輝日中為光晉諸公讚邠本名炎犯晉太子諱改為邠位至太子僕子粹字純嘏侍中次宏字終嘏太常次漢字仲嘏光祿大夫漢清沖有貴識名亞樂廣宏子咸徐州刺史次耽晉陵內史耽

清河令徐季龍使

人行獵令輅筮其所得輅曰當獲小獸復非食禽雖有爪牙微而不強雖有文章蔚而不明非虎非雉其名曰狸獵人暮歸果如輅言季龍取十三種物著大篋中使輅射云器中籍籍有十三種先說雞子後道蠶蛹遂一一各之惟以梳為枇耳季龍因與輅論龍動則景雲起虎嘯則谷風生以為火星者龍參星者虎火出則雲應參出則風到此

乃陰陽之感化非龍虎之所致也輅曰夫論難當先審其本然後求其理理失則機謬機謬則榮辱之主若以參星爲虎則谷風更爲寒霜之風寒霜之風非東風之名是以龍者陽精以潛爲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夫虎者陰精而居於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二數相感謹案一二數志注作二氣故能運風若磁石之取鐵不見其神而金自來有徵應以相感也況龍有潛飛之化虎有文明之變招雲召風何足爲疑季龍曰夫龍之在淵不過一井之底虎之悲嘯不過百步之中形氣淺弱所通者近何能漂景雲而馳東風輅曰君不見陰陽燧近在掌握之中形不出手乃上引太陽之火下引太陰之水噓吸之間煙景以集苟

精氣相通懸象應乎二燧苟不相感則二女同居志不相得自然之道無有遠近季龍曰世有軍事則雞雉先鳴其道何由復有他占惟在雞雉而已輅言貴人有事其慮在天在天則日月星辰也兵動民憂其應在物在物則山林鳥獸也夫雞者兌之畜金者兵之精雉者離之鳥獸者武之神故太白揚輝則雞鳴熒惑流行則雉驚各感數而動又兵之神道布在六甲六甲推移其占無常是以晉樞牛响果有西軍鴻嘉石鼓鳴則有兵不專近在於雞雉也季龍曰魯昭公八年有石言於晉師曠以爲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于理爲合不輅曰晉平奢泰崇飾宮室斬伐林木殘破金石民力旣盡怨及山澤神痛

人感二精竝作金石同氣則兌為口舌之妖動于靈石傳
曰輕百姓飾城郭則金不從革此之謂也原注輅別傳季龍欽嘉雷輅經

數日輅占獵既驗季龍曰君雖神妙但不多藏物耳何能
皆得之輅言吾與天地參神龜著通靈抱日月而游杳冥
極變化而覽未然况茲近物能蔽聰明季龍大笑君既不
謙又念窮在近矣輅言君尚未識謙言焉能論道夫天地

者則乾坤之卦著龜者則卜筮之數日月者離坎之象變
化者陰陽之爻杳冥者神化之原未然者幽冥之先此皆
周易之紀綱何僕之不謙季龍於是取十三種物欲以窮
之輅射之皆中季龍乃歎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豈

謂乎輅隨軍西行過母丘儉祖父墓下倚樹哀吟精神不
樂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誅雖美無後可
守元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備法

當滅族不過二載其應至矣卒如其言後得休過清河倪
太守時天旱倪問輅雨期輅曰今夕當雨是日暘燥晝無

形似府丞及令在坐咸謂不然到鼓一中星月皆沒風雲

竝起竟成快雨于是倪盛修主人禮共為懽樂原注輅別傳輅與倪

清河相見既刻雨期倪猶未信輅曰夫造化之所以為神
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十六日壬子直滿畢星中已有水氣

水氣之發動于非辰此必至之應也又天昨檄召五星宣
布星符刺下東井告命南箕使召雷公電父風伯雨師羣

岳吐陰眾川激精雲漢垂澤蛟龍含靈濕朱電吐咀杳
冥殷殷雷聲噓吸雨靈習習谷風六合皆同欬唾之間品

物流形天有常期道有自然不足為難也倪曰談高信寡
相為憂之于是便雷輅往請府丞及清河令若夜雨者當
為啖二斤犢肉若不雨當住十日輅曰言念費損至日

向暮了無雲氣眾人竝嗤輅輅言樹上已有少女微風樹
間又有陰鳥和鳴又少男風起眾鳥和翔其應至矣須臾
果有良風鳴鳥日未入東南有山雲樓起黃昏之後雷聲
動天到鼓一中星月皆沒風雲竝起原注輅與倪
倪調輅言謀中爾不為神也輅曰誤中與天期不亦工乎
正元二年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
嘗歎曰吾自知有分直爾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

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兒娶媳婦也若得免此欲作洛陽
 令可使路不拾遺枹鼓不鳴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
 人如何辰問其故輅曰吾額上無生骨眼中無守精鼻無
 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此皆不壽之驗又吾
 本命在寅加月食夜生天有常數不可得諱但人不知爾
 吾前後相當死者百人略無錯也是歲八月為少府丞明
 年二月卒年四十八原注輅別傳既有才名遭朱陽之運
於時名勢赫奕若火猛風疾當塗之
士莫不枝附葉連賓客如雲無多少皆為設食賓無貴賤
侯之以禮京城紛紛非徒歸其名勢而已然亦懷其德焉
向不天命輅之榮華非世所測也弟辰常欲從輅學卜及
仰觀事輅言卿不可教爾夫卜非至精不能見其數非至
妙不能觀其道孝經詩論足為三公無用知之也于是遂
止子弟無能傳其術者辰敘曰夫晉魏之士見輅道術神
妙占候無錯以為有隱書及象甲之數辰每觀輅書傳惟
有易沐風角及鳥鳴仰觀星書三十餘卷世所共有然輅

獨在少府官舍無家人子弟隨之其凶沒之際好奇不衰
 喪者盜輅書惟餘易林風角及鳥鳴書還耳夫術數有百
 數十家其書有數千卷書不少也然而世鮮名人皆由無
 才不由輅稟受天才明陰陽之道吉凶之情一得其源遂
 兄弟以輅稟受天才明陰陽之道吉凶之情一得其源遂
 涉其流亦不為難常歸服之輅自言與此五君共語使人
 精神清發昏不暇寐自此以下殆白日欲寢矣又自言當
 世無所願欲得與魯梓慎鄭裨竈晉卜偃宋子韋楚甘公
 魏石申共登靈臺披神圖步三光明災異運著龜決狐疑
 無所復恨也辰不以闇淺得因孔懷之親數與輅有所諮
 論至於辨人物析臧否說近義彈曲直拙而不工也若敷
 皇義之曲揚文孔之辭周流五曜經緯三度口滿聲溢微
 言風集若仰眺飛鴻漂漂兮景沒若俯臨溪杏杳兮精
 絕偏以攻難而失其端欲受學求道尋以迷昏無不扼腕
 椎指追音響而長歎也昔京房雖善卜及風律之占卒不
 免禍而輅自知四十八當亾可謂明哲相殊又京房目見
 遘讒之際藏智以朴卷舒有時妙不見求愚不見遺可謂
 魏晉之際藏智以朴卷舒有時妙不見求愚不見遺可謂
 知幾相邈也京房上量萬乘之主下不避佞諂之徒欲
 以天文洪範利國利身困不能用人卒陷大刑可謂枯龜之
 餘智也燭之末景豈不哀哉世人多以輅疇之京房辰不
 敢許也至于仰察星辰俯定吉凶遠期不失年歲近期不

失日月辰以甘石之妙不先也射覆名物見術流速東方
朔不過也觀骨形而審貴賤覽形色而知生死許負唐舉
不超也若夫疏風氣而揆微候聽鳥鳴而識神機亦一代
之奇也向使輅宦達為宰相大臣膏腴流于名世華曜列
于竹帛使幽驗皆舉祕言不遺千載之後有道者必信而
貴之無道者必疑而怪之信者短道貴時賤夫妙與神合者
得神則無所惑也鄙弟所見追述既自閭濁又從來久遠所
宣于良史而為鄙弟所見追述既自閭濁又從來久遠所
載卜占事雖不識本卦捨拾殘餘十得二焉至仰觀靈曜
說魏晉興衰及五運浮沈兵革災異十不春英臨文慷慨伏
成河無根何子垂榮雖秋菊可採不及春英臨文慷慨伏
用哀慚將來君子幸以高明求其義焉往孟荆州為列人
典農嘗問此兄昔東方朔射覆得何卦正知守宮蜥蜴二
物者於辰巳分別龍蛇各使有辭喻交錯微義豪起變相
推會吾聞君論精神騰躍殆欲飛散何其汪汪乃至于斯歎
息日松之曰案辰所稱鄉里劉太常者謂劉寔也辰誤輅
邪寔時為太常潁川則寔弟智也寔智何之流又案輅自
能言之世語稱寔博辯猶不足生以竝裴何之流又案輅自
說云本命在寅則建安十五年生也至正始九年應輅自
九而傳云三十六以正元三年卒應輅四十七傳云四十八
皆為不相應也近有閣續伯者名讚談微通物有良史風

續後漢書卷三十四

三

九

為天下補綴遺脫敢以所聞列於篇左皆從受之于大人
先哲足以取信者冀免虛誣之譏云爾嘗受辰傳所謂劉
太常者曰輅始見間由于為鄰婦卜叵中果得牛當在西面窮
牆中縣頭上向教婦人令視諸丘冢中遂聞焉又云
為藏己牛告官案驗乃知以術知故裴冀州遂聞焉又云
路中人牽與共鬪具如其言豚逸走即共追之豚入人舍突
破主人囊婦從囊中出劉侯云甚多此類辰所載纔十
二耳劉侯云辰孝廉才也中書令史紀元龍輅鄉里人云
輅在田舍嘗候遠鄰主人患數失火輅卜教使明宿意大
陌上伺當有一角巾諸生有急求去不聽遂畱當宿意大
此能消之即從輅戒諸生有急求去不聽遂畱當宿意大
不安以爲圖己主人罷入生乃把刀出門倚薪積間側
立假寐歛斫正斷腰視之則狐自執此主中持火以口吹之
生驚舉刀斫正斷腰視之則狐自執此主中持火以口吹之
廣太守陳承祐口授城門校尉華長駿語云昔其父為清
河太守時召輅作吏駿與少小復以鄉里遂加恩意常與
同載周旋具知其事云諸要驗三倍于傳辰既短才又年
歲小又多在田舍故益不詳辰仕宦至州主簿部從事太
康之初物故駿又云輅卜亦不悉中十得七八駿問其故
輅云理無差錯來卜者或言不足也宣事實故使爾華城
門夫人者魏故司空涿郡盧公女也

續後漢書卷三十四

三

宜稼堂叢書

時居西城下南纏里中三殿在其東南輅卜當有師從東方來自言能治便聽使之必得其力後無何有南征廐騶當充甲卒來詣盧公言能治女郎公即表請留之專使其子將詣華氏療疾初用散藥後復用丸治尋有效即奏除騶名以補太醫又云隨輅父在利漕時有治下屯民捕鹿者其晨行還見毛血人取鹿處來詣廢告輅輅為卦語云此有盜者是汝東巷中第三家也汝逕往門前伺無人時取一瓦子密發其確屋東頭第七椽以瓦著下不過明日食時自送還汝其夜盜者父病頭痛壯熱煩疼然亦來詣輅卜輅為發祟盜者具伏輅令擔皮肉臙還著故處病當自愈乃密教鹿主往取又語使復往如前舉椽棄瓦盜父亦差又都尉治內史有失物者輅使明晨于寺門外看當逢一人使指天畫地舉手四向自當得之暮果獲於故處矣

議曰建平之相宣之占夢億則屢中小數之雋也至於公明通占相合卜筮衍象數傳諸義理淡造天人之際則技進於道矣其勉何晏以元凱輔堯舜周公相成王視鄧颺為死人謂為鬼幽鬼躁則有儒者之風非直技術之士也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一中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一中

七

宜稼堂叢書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二下

元 郝 經 譔

列傳第六十九下

技術

吳

吳範

劉惇 趙達

皇象

陳訓

葛洪

謹案吳範傳闕

劉惇字正仁平原人也遭亂避地客游廬陵事孫輔以明
天官達占數顯於南土每有水旱寇賊皆先時處期無不
中者輔以為軍師軍中咸敬事之號曰神明建安中孫權
在豫章時有星變以問惇惇曰災在丹陽權曰何如曰客

勝主人到某日當得問

謹案問陳志作聞

是時邊鴻作亂卒如惇

言惇於諸術皆善尤明太乙皆能推演其事窮盡要妙著

書百餘篇名儒才元稱以爲奇惇亦寶愛其術不以告人

故世莫得而明也

趙達河南人也少從漢侍中單甫受學用思精密謂東南

有王者氣可以避難故脫身渡江治九宮一算之術究其

微旨是以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不

中效或難曰飛者固不可校誰知其然此殆妄爾達使其

人取小豆數斗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信嘗過知故

知故爲之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乏酒又無嘉餼無以敘意

達因取盤中隻箸再三縱橫之乃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

斛又有鹿肉三斤何以辭無時坐有他賓內得主人情主

人慙曰以卿善射有無欲相試爾竟效如此遂出酒又有

書簡上作千萬數著空倉中封之令達算之達處如數云

但有名無實其精微若是惜其術自闕澤般禮皆名儒善

士親屈節就學達祕而不告太史丞公孫滕少師事達勤

苦累年達許教之者有年數矣臨當喻語而輒復止滕他

日齋酒具候顏色拜跪而請達曰吾先人得此術欲圖爲

帝王師至仕來三世不過太史郎誠不欲復傳之且此術

微妙頭乘尾除一算之法父子不相語然以子篤好不倦

今真以相授矣飲酒數行達起取素書兩卷大如手指達

曰當寫讀此則自解也吾久廢不復省之今欲思論一過

數日當以相與滕如期往至乃陽求索書驚言失之云女
 婿昨來必是渠所竊遂從此絕初孫權行師征伐每令達
 有所推步皆如其言權問其法達終不語由此見薄祿位
 不至初權稱尊號令達算作天子之後當復幾年達曰昔
 高祖建元十二年陛下倍之權大喜後果如達言達嘗笑
 謂諸星氣風術者曰當迴算帷幕不出戶牖以知天道而
 反晝夜暴露以望氛祥不亦難乎閒居無為引算自校乃
 歎曰吾數訖盡某年月日其終矣達妻數見達效聞而哭
 泣達欲弭妻意乃更算言向者謬誤爾尙未也後如期死
 權聞達有書求之不得乃錄問其女及發棺無所得法術
 絕焉

原注孫盛曰夫元覽未然逆鑒來事雖裨竈梓慎其猶病諸況術之下此者乎吳史書達知東南當有王

氣故輕舉濟江魏承漢緒受命中畿達不能豫觀兆萌而
 流竄吳越又不知吝術之鄙見薄于時安在其能逆觀天
 道簡審帝王之符瑞哉昔聖王窺天地之文以畫八卦之
 象故壘壘成于蓍策變化形乎六爻是以三易雖殊卦繇
 理一安有迴轉一籌可以鈎深測隱意對逆占而能遂知
 來物者乎流俗好異妄說神奇不幸之中仲尼所棄是以
 君子志其大者無所取諸裴松之以為盛云君子志其大
 者無所取諸故評家之旨非新聲也其餘所譏則皆為非
 理自中原酷亂至于建安數十年間生民殆盡比至小康
 皆百死之餘爾江左雖有兵革不能如中國之甚也焉知
 達不算其安危知禍有少利在東南以全其身乎而責
 不知魏氏將興流播吳越在京房之儔猶不能自免刑戮
 況達但以祕術見薄在悔吝之間乎古之道術蓋非一方
 揆蹟之功豈惟六爻苟得其要則可以易而知之矣迴轉
 一籌胡足怪哉達之推算窮其要妙以知幽測隱何愧于
 古而以裨梓限之謂達為妄非篤論也

象傳今闕曰

陳訓字道元厯陽人也好祕學天文算厯陰陽占候無不
 畢綜尤善風角孫皓以為奉禁都尉使占候皓政嚴酷訓

知必敗而不敢言時錢唐湖開或言天下當太平青蓋入
雒皓以問訓訓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
其友曰青蓋入雒將有與襯銜璧之事非吉祥也旣而吳
亾訓入晉拜諫議大夫俄去職還鄉及陳敏作亂遣弟宏
爲歷陽太守訓謂邑人曰陳家無王氣不久當滅宏聞將
斬之訓鄉人秦璩爲宏參軍說宏曰訓善風角可試之如
不中徐斬未晚也宏攻征東參軍衡彥于歷陽問訓曰城
中有幾千人攻之可拔不訓登牛渚山望氣曰不過五百
人然不可攻攻之必敗宏復大怒曰何有五千人攻五百
人而有不得理遂攻之果爲彥所敗方信訓有道術乃優
遇之都水參軍淮南周亢嘗問訓以官位訓曰君至卯年

當剖符近郡酉年當有曲蓋亢曰脫如所言當相薦拔訓
曰性不好官惟欲得米爾後亢果爲義興太守金紫將軍
時劉聰王彌寇雒陽歷城太守武瑕問訓曰國家人事何
如訓曰胡賊三逼國家當敗天子野死今尙未也其後懷
愍二帝果有平陽之禍或問明年吉凶訓曰揚州刺史死
武昌大火上方節將亦當死至時劉陶州周訪皆卒武昌
大火燒數千家時甘卓爲歷陽太守訓私謂所親曰甘侯
頭低而視仰名爲盼刀又目有赤脈自外而入不出十年
必以兵死不領兵則可以免卓果爲王敦所害丞相王導
多病每自憂慮以問訓訓曰公耳豎垂肩必壽亦大貴子
孫當興于江東咸如其言年八十餘卒

議曰範等吳之精於術數者也陰機奇中鬼神所惡故不敢語諸人傳諸子孫猶爲造物所忌往往不得其死謂之殺身之學人君之術在于修己用人以安百姓區區小數不足學也孫權必欲知其訣傳其道以不得而擯薄之豈知君人之道哉陳訓官爲奉禁畏皓不言知矣哉

葛洪

謹案晉書字稚川

丹陽句容人也祖系吳大鴻臚父悌吳匹

入晉爲邵陵太守洪少學家貧樵薪以買紙墨夜則寫書誦習遂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碁局幾道擣蒲齒名爲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卻掃未嘗交游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

導養之法從祖元孫權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煉丹祕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後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元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淡重之以女妻洪洪傳元業兼綜練醫術凡所著撰皆精覈是非而才章富贍大安中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祕爲義軍都督與周玘等起兵討之祕檄洪爲將兵都尉攻冰別帥破之遷伏波將軍冰平洪不論功賞徑至雒陽求異書以廣其學洪見天下已亂欲避地南土參廣州刺史嵇含軍事及含遇害還鄉里征鎮檄命一無所就及元帝爲丞相辟爲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咸和初司徒導召補州主簿轉司徒掾遷諮議參軍干寶淡相親友薦洪才堪國史選爲散騎常侍領

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鍊丹以祈遐年聞交趾出丹求為勾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為榮以有丹爾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鍊丹嶽表補東官太守又辭不就嶽乃以洪兄子望為記室參軍在山積年著述不輟其自序曰洪體乏進趨之才偶好無為之業假令奮翅則能陵厲元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欲戢勁翮于鷦鷯之羣藏逸迹于跛驢之伍豈况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駑之蹇足自卜者審不能者止豈敢力蒼蠅而慕沖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兔之軌飾嫫母之篤陋求媒陽之美談推沙磧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夫儻僥之步而企及夸

父之蹤

原注儻僥短人長三尺

近才所以躓礙也要離之羸而強赴

扛鼎之勢秦人所以斷筋也

原注史記秦武王與孟說舉鼎絕膺死膺脛骨也戰國策

作脈與此不同是以望絕於榮華之塗而志安乎窮圯之域藜藿

有八珍之甘蓬華有藻稅之樂權貴之家雖咫尺不從也

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考覽奇書亦既不少率多隱語

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尋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道士

宏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眾至于時有好事者欲有

所修為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足語今為此書

麤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麤言較略

以示一隅冀悱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豈謂閭塞必

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覺者耳世儒徒知服膺周孔

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故予所著于
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釋名曰外篇大凡內
外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諸名山且欲緘之金匱以示
識者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其餘所著碑誄詩賦百卷移
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隱逸集異等傳各十五卷又鈔
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技雜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
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洪博聞淡洽江左絕倫又精辯元
蹟析理入微後忽與嶽疏云當遠行尋師克期便發嶽得
疏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
語時年八十一視其顏面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輕如
空衣世以爲尸解得仙云

謹案葛洪晉人無與三國雖以
裴注之博采亦不及洪事此入

正傳于限
斷爲疏矣

議曰余觀洪所著抱朴子書博雅該貫精窮技術潤色之
以儒學鼓吹之以文藻方士之魁傑者也其以爲神仙可
至專爲修鍊服餌誤天下後世深矣人配天地用萬物養
生之具聖王制作六經備矣其居宮室其服絲麻其食穀
麥果菜魚肉起居有時嗜欲有節不傷之而已其存沒如
晝夜之常不祈生而惡死也自周之衰乃有方士爲長生
不死神仙之說誘天下以欲而蠱其心於是有修鍊服餌
之術燒灼其胃腸煎熬其血氣易穀麥以金石溷精液爲
鉛汞以求長生不死而微冀爲神仙往往殺身而札瘥天
昏漢晉之初猶祕其術而陰以殺天下至洪著書昌言於

世隋唐以來其術盛行世主甘心為周穆秦王漢武憲穆而下藥殺者數君原注唐書憲宗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殿穆宗初柳泌等既誅方士稍復因左右以進上餌其金石藥疾作崩於寢殿武宗餌方士金丹性加躁急喜怒不常六年三月帝崩宣宗餌王公大人焚其身而不知悟者道士藥疽發於背而崩原注韓文李干墓誌干以進士見於載籍不啻數十百人原注岳從事遇方士柳泌從受藥法服之往往下血比四年病益急乃死其法以鉛滿一鼎案中為空實以水銀蓋封四際燒為丹砂云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相傳者不說今直取目見親與之游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為世誠工部侍郎建襄陽節度使工李虛中刑部尚書李遜遜弟刑部侍郎建襄陽節度使工部尚書孟簡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道古部尚書孟簡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道古此其人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部既食水銀得病自說若有燒鐵杖自顛貫其下者推而為火射竅節日以出狂痛號呼乞絕其衲席常得水銀發且止唾血十數日以斃殿中疽發其背死刑部且死謂余曰我為藥誤其季建一旦無病死襄陽黜為吉州司馬余自袁州還京師襄陽乘舸邀

我於蕭洲屏人曰我得祕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棗肉為丸服之別一年而病其家人至訊之曰前所服藥誤方且下之則平矣病二歲竟卒盧大夫死時溺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及金吾以柳泌得罪食泌藥五十死海上此可以至今未已也其禍天下後世如此之酷而洪為誠者也乃謂世儒不知而謗已嗚呼儒不知洪邪洪不知儒邪贊曰神局奧鎖冥揆灼索揭露陰機戒之在得

道光癸卯重陽後四日桐鄉沈炳垣校讀於上海

敬業書院厲館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二下

齊尉英書卷第十二十三

而增樂書卷第十二十三

石鼓文卷第十二十三

道士傳卷第十二十三

見於載籍不啻數十百

則案中之書宜以

贊曰幅風奧餘其辨以

六籍世謂不映而籍古

為上篇出西則至今未

血肉不下不亦不似平

是謂肉為其人曰疾醫

疾謂藥不而藥不而藥

疾謂藥不而藥不而藥

疾謂藥不而藥不而藥

疾謂藥不而藥不而藥

疾謂藥不而藥不而藥

疾謂藥不而藥不而藥

疾謂藥不而藥不而藥

疾謂藥不而藥不而藥

疾謂藥不而藥不而藥

疾謂藥不而藥不而藥

疾謂藥不而藥不而藥

疾謂藥不而藥不而藥

